

增節標目音註精議資治通鑑

三十二

梁紀

高祖武帝下

魏王
居鄴

中大通四年二月魏安定王以高歡為丞相帥百官入居于鄴斛
斯椿陰謂賀拔勝曰天下皆怨毒爾朱而吾等為之用亡無日矣
不如圖之勝曰爾朱天光與兆各據一方欲盡去之甚難去之不
盡必為後患柰何椿曰此易致耳乃說世隆追天光等赴洛共討
高歡世隆屢徵天光天光不至使椿自往邀之天光不得已將東
出問策於雍州刺史賀拔岳岳曰王家跨據三方士馬殷盛高歡
烏合之眾豈能為敵莫若且鎮關中以固根本分遣統帥與眾軍
合執進可以克敵退可以自全天光不從閏月天光自長安北自
晉陽皆會於鄴眾號二十萬夾沮水而軍高歡將中軍高敖曹將
左軍歡從父弟岳將右軍歡戰不利兆等乘之岳以五百騎衝其
前別將斛律敦收散卒躡其後敖曹以千騎自栗園出橫擊之兆
等大敗賀拔勝於陣降歡兆輕騎西走將逃於窮山爾朱氏之黨

益二一八

一

張

孝武
即位

高歡
酖節
閔帝

爾朱
兆自
縊

此兒
視瞻
非常

武帝

皆為斛斯椿所殺歡以安定王疎遠使僕射魏蘭根慰諭洛邑且
觀節閔帝之為人欲復奉之蘭根以帝神采高明恐於後難制與
高乾兄弟及崔暭共勸歡廢之廢歡遂幽節閔帝於崇訓佛寺
更立平陽王脩乃為安定王作詔策而禪位焉戊子孝武帝即位
於東郭之外酖節閔帝於門下省以高歡為大丞相歡以晉陽四
塞乃建大丞相府而居之歡徵賀拔岳為冀州刺史岳遜辭為啓
而不就徵

五年魏爾朱兆殺所乘白馬自縊於樹高歡親臨厚葬之魏賀拔
岳遣使詣晉陽歡與約為兄弟司馬宇文泰自請使晉陽以觀歡
之為人歡奇其狀貌曰此兒視瞻非常將留之泰固求復命歡既
遣而悔之發驛急追至關不及而返泰至長安謂岳曰高歡所以
未篡者正憚公兄弟耳侯莫陳悅之徒非所忌也侯莫陳悅時公
但潛為之備圖歡不難岳大悅復遣泰詣洛陽請事密陳其狀魏
主喜加泰武衛將軍使還報八月帝以岳為都督雍華等二十州
諸軍事雍州刺史岳以夏州被邊要重欲求良刺史以鎮之眾舉

合

合

能開

悅殺
賀拔
岳

宇文
英略
冠世

洛陽
非用
武地

西巡
有將
慮來
之

高歡
引兵
度河



宇文泰岳曰宇文左丞吾左右手何可廢也沈吟累日卒表用之
魏史調紀 魏丞相歡患賀拔岳侯莫陳悅之彊右丞崔嵩曰
崔嵩歷切姓 嵩能間之使其自相屠滅歡遣之

六年二月魏賀拔岳將討曹泥使都督趙貴至夏州與宇文泰謀
之泰曰曹泥孤城阻遠未足為憂侯莫陳悅貪而無信宜先圖之
岳不聽召悅會於高平與共討泥悅既得崔嵩之言乃誘岳入營
斬之悅還屯水洛城岳眾散還平涼未有所屬趙貴曰宇文夏州
英略冠世遠近歸心賞罰嚴明士卒用命若迎而奉之大事濟矣
乃馳召泰泰與將佐賓客共議去留眾願且留以觀變泰曰悅既
害元帥自應乘勝直據平涼而退屯水洛吾知其無能為也夫難
得易失者時也若不早赴眾心將離遂與帳下輕騎馳赴平涼
陳悅後為丞相歡使侯景招撫岳眾泰至安定遇之謂曰賀拔公
泰所殺 雖死宇文泰尚存卿何為者景失色曰我猶箭耳唯人所射遂還
泰至平涼哭岳甚慟將士皆悲喜魏主以泰為大都督即統岳軍
○魏侍中斛斯椿勸魏主畜丞相歡舍人元士弼又言歡受詔不

盛七十八

二

敬帝由是不悅先是帝以關中大行臺賀拔岳擁重兵密與相結
又出侍中賀拔勝為荊州刺史欲倚以敵歡歡益不悅中軍將軍
王思政言於魏主曰高歡之心昭然可知洛陽非用武之地宇文
泰乃心王室今往就之遠復舊京何慮不克帝深然之時帝廣徵
州郡兵東郡太守裴俠帥所部詣洛陽王思政問曰今權臣擅命
王室日卑奈何俠曰宇文泰為三軍所推居百二之地所謂已操
戈矛寧肯授人以柄雖欲投之恐無異避湯入火也思政曰然則
如何而可俠曰圖歡有立至之憂西巡有將來之慮且至關右徐
思其宜耳思政然之乃進俠於帝授左中郎將丞相歡覺其變上
表極言宇文泰斛斯椿罪惡帝遂下制書數歡各惡帝以宇文泰
兼尚書僕射為關西大行臺謂泰帳內大都督楊荐曰卿歸語行
臺遣騎迎我以荐為首閣將軍丞相歡勒兵南出告其眾曰孤以
爾朱擅命建大義於海內奉戴主上誠貫幽明橫為斛斯椿讒構
以忠為逆今者南邁誅椿而已宇文泰亦移檄州郡數歡罪惡自
將大軍屯于汝水七月丙午歡引兵度河魏主遂帥南陽王寶炬

魏主
奔長安

高歡
殺羣臣

魏主
入長安

熒惑
入南斗
象應天

歡立
東魏
主

清河王曹廣陽王湛以五千騎宿於灑西直連切灑水衆知帝

將西出其夜亡者過半武衛將軍雲中獨孤信信本名如願姓劉

部其先伏留屯者為部落大人至庫者為領人酋長也單騎追帝

帝歎曰將軍辭父母捐妻子而來世亂識忠臣豈虛言也戊申帝

西奔長安己酉歡入洛陽帝鞭馬長驚糗糲之絕三二日閒從官

唯飲澗水至湖城有王思村民以麥飯壺漿獻帝帝悅復一村十

年至稠桑稠直由切地名潼關大都督毛鴻賓迎獻酒食從官始

解飢渴八月甲寅丞相歡集百官謂曰為臣奉主匡救危亂若處

不諫爭出不陪從緩則耽寵爭榮急則委之逃竄臣節安在乃收

尚書左僕射辛雄開府儀同三司叱列延慶叱列代北復姓西

度支尚書天水楊機散騎常侍元士弼皆殺之宇文泰使趙貴梁

禦帥甲騎二千奉迎帝循河西行謂禦曰此水東流而朕西上若

得復見洛陽親謁陵廟知等功也帝及左右皆流涕泰備儀衛迎

帝謁見于東陽驛免冠流涕曰臣不能式過寇虐使乘輿播遷臣

鑑七十八

三

之罪也帝曰公之忠節著於遐邇朕以不德負乘致寇今日相見

深用厚顏方以社稷委公公其勉之將士皆呼萬歲遂入長安以

雍州廨舍為宮大赦以秦為大將軍雍州刺史兼尚書令軍國之政

咸取決焉別置二尚書分掌機事以行臺尚書毛遐周惠達為之

時軍國草創二人積糧儲治器械簡士馬魏朝賴之秦尚馮翊長

公主拜駙馬都尉先是熒惑入南斗去而復還留止六旬上以謬

云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乃跌而下殿以讓之及聞魏主西奔

慙曰虜亦應天象邪 丞相歡自追迎魏主進屯華陰歡自發晉

陽至是凡四十啓魏主皆不報歡乃東還 魏主之在洛陽也密

遣閣內都督河南趙剛召東荊州刺史馮景昭帥兵入援兵未及

發魏主西入關景昭集府中文武議所從司馬馮道和請據州待

北方處分剛曰公宜勒兵赴行在所久之更無言者剛抽刃投地

曰公若欲為忠臣請斬道和如欲從賊可速見殺景昭感悟即帥

衆赴關中荊州民楊祖歡邀景昭於路景昭戰敗剛沒蠻中十月

歡至洛陽遂立清河王曹世子善見為帝丙寅孝靜皇帝即位於

不及范雲亦不阿意苟合故梁世言賢相者稱范徐云傳本

管見曰惜哉問天地造化之始綽應對如流而史失之也夫天

地造化有始有終此五經所不載孔孟所未言不知綽所對何

說也或問天地造化果有始乎曰陰陽者天地之氣也造化者

天地之事也乾坤天地之性也覆載天地之德也而未知天地

之始者也楊子雲所謂鴻荒之世者亦倣像而形之爾莊子所

謂至德之世者惟推高而論之耳極亂生治其閒即洪荒也興

國人淳其時即至德也然則凡有書契以來凡幾鴻荒幾至德

矣由是言之先後不相傳耳目不相際古猶今也安知其所始

不知其所始又安知其所終也然則終不可知乎曰易有太極是

生兩儀既曰生是其始矣天下未有不可知之理也深於易則太

極在我矣太極在我一日百終始可也參千萬歲而一終始可也

東魏

元魏孝武帝為高歡所逼西入關歡乃奉清河王曹

之子為帝近都鄴是為孝閔帝世號東魏始於此封丞相

歡之子洋為太原公洋內明決而外如不惠兄弟及眾人皆嗤鄙

之獨歡異之謂長史薛琰曰此兒識慮過吾幼時歡嘗欲觀諸子

意識使各治亂絲洋獨抽刀斬之曰亂者必斬又各配兵四出使

都督彭樂帥甲騎偽攻之兄澄等皆怖撓上普故切下女切恐擾也洋獨勒

眾與樂相格樂免胄言情猶擒之以獻是歲鄴陽妖賊鮮于琛

改元上願有眾萬餘人鄴陽內史吳郡陸襄討擒之按治黨與無

濫死者民歌之曰鮮于平後善惡分民無枉死賴陸君

二年**東魏**勃海世子澄年十五為并州刺史求入鄴輔朝政丞相

歡不許丞相主簿孫搴為之請驪乃許之以澄為尚書令魏朝

雖聞其器識猶以年少期之既至用法嚴峻事無疑滯中外震肅

引并州別駕崔暹為左丞吏部郎親任之司馬子如高季式召孫

搴劇飲醉甚而卒丞相歡謂子如曰卿折我右臂為我求可代者

子如舉中書郎魏收歡以收為主簿它日歡謂季式曰卿欲殺我

孫主簿魏收治文書不如我意司徒嘗稱一人謹密者為誰季式

以司徒記室陳元康對曰是能夜中闇書快吏也乃召之一見即授

大丞相功曹掌機密時軍國多務元康問無不知歡或出臨行留

元康在後馬上有所號令九十餘條元康屈指數之盡能記憶與功

元康 天賜 弘景 隱居

識玄 理

屋漏 在上 在下 知之

慶之 破侯 景

遇勅 敵

杜弼 請除 內賊

武帝

曹趙彥深同知機密人謂之陳趙而元康執居趙前性又柔謹歡甚

親之曰如此人誠難得天賜我也 三月丹陽陶弘景卒弘景傳

學多藝能好養生之術仕齊為奉朝請如才信弃官隱居茅山上早

與之遊及即位恩禮甚篤每得其書焚香虔受屢以手教招之弘

景不出國家每有吉凶征討大事無不先諮之月中常有數信時

人謂之山中宰相將沒為詩曰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論空豈悟昭

陽殿遂作單于宮時士大夫競談玄理不習武事故弘景詩及之

弘景傳 尚書右丞考城江子四上封事極言政治得失五月癸卯

詔曰古人有言屋漏在上知之在下朕有過失不能自覺江子四

等封事所言尚書可時加檢括於民有蠹患者宜速詳啓蠹都故切

蠹 上待魏降將賀拔勝等甚厚勝等思歸上許之親餞之於南

苑錢音踐送 行飲酒勝懷上恩自是見鳥獸南向者皆不射之行至襄城

東魏丞相歡遣侯景以輕騎邀之勝等棄舟自山路逃歸既至長

安訥闕謝罪魏主執勝手慰之曰歡休居切殺許 既切歎息也乘輿播越天也

非卿之咎 九月東魏以定州刺史侯景兼尚書右僕射南道行

臺督諸將入寇 十月景進軍淮上南北司二州刺史陳慶之擊

破之景奔輜重走 三年六月東魏遣常侍李諧來聘以盧元明李業興副之七月諧等

至建康上引見與語應對如流諧等出上目送之謂左右曰朕今

日遇勅敵如渠京 如狂也卿輩嘗言北間全無人物此等何自而來是時

鄴下言風流者以諧及隴西李神雋范陽盧元明北海王元景弘

農楊遵彥清河崔贍為首時南北通好務以俊又相跨銜命接客

必盡一時之選無才地者不得與焉每梁使至鄴鄴下為之頃動

貴勝子弟盛飾聚觀禮贈優渥館門成市宴日高澄常使左右覘

之一言制勝澄為之拊掌上方武 如拍手魏使至建康亦然 八月魏丞

相泰帥李弼等十二將伐東魏九月東魏丞相歡將出兵拒之行

臺郎中杜弼請先除內賊歡問內賊為誰弼曰諸勳貴掠奪百姓

者是也歡不應使軍士皆張弓注矢舉刀按稍夾道羅列命弼冒

出其閒弼戰慄流汗歡乃徐諭之曰矢雖注不射刀雖舉不擊稍

雖按不刺爾猶亡寇失膽諸勳人身犯鋒鏑鋒戈戰刃也鏑音滴百死

雖按不刺爾猶亡寇失膽諸勳人身犯鋒鏑百死

高歡
伐魏

李弼
請據
渭曲

高歡
敗

彭樂
內賜
復戰

種柳
旌武
功

武帝

一生雖或貪鄙所取者大豈可同之常人也弼乃頓首謝不及歡
每號令軍士常令丞相屬代郡張華原宣言其語鮮卑則曰漢民
是汝奴夫為汝耕婦為汝織輸汝粟帛令汝溫飽汝何為陵之其
語華人則曰鮮卑是汝作客得汝一斛粟一尺絹為汝擊賊令汝
安寧汝何為疾之時鮮卑共輕華人唯憚高敖曹歡號令將士常
鮮卑語敖曹在列則為之華言北史 閏月東魏丞相歡將兵
二十萬自壺口趣蒲津時魏丞相泰所將將士不滿萬人館穀於
恒農聞歡將濟河諸將以眾寡不敵請待歡更西以觀其勢泰曰歡
若至長安則人情大擾今及其遠來新至可擊也即造浮橋於渭
令軍士齎三日糧輕騎度渭十月泰至沙苑距東魏軍六十里歡
聞泰至引兵會之候騎告歡兵且至泰亦召諸將謀之開府儀同三
司李弼曰彼眾我寡不可平地置陳讀曰此東十里有渭曲可先
據以待之泰從之背水東西為陳李弼為右拒趙貴為左拒兩河切
傳曼伯為右拒命將士皆偃戈於葦中約聞鼓聲而起時東魏
兵至渭曲都督大安斛律羗舉曰黑獺舉國而來欲一死決譬言如

卷二十八

二

獬狗或能噬人獬居例切切在犬且渭曲葦深土濘泥定切無所用
力不如緩與相持密分精銳徑掩長安巢穴既傾則黑獺不戰成擒
矣歡曰縱火焚之何如侯景曰當生擒黑獺以示百姓若眾中燒
死誰復信之彭樂盛氣請鬪曰我眾賊寡百人擒一何憂不克歡
從之東魏兵望見魏兵少爭進擊之無復行列兵將交丞相泰鳴
鼓士皆奮起于謹等六軍與之合戰李弼等帥鐵騎橫擊之東魏
兵中絕為二遂大破之李弼弟標北史身小而勇每躍馬陷陳隱
身鞍甲之中敵見皆曰避此小兒泰歎曰膽決如此何必八尺之
軀征虜將軍取令貴殺傷多甲裳盡赤泰曰觀其甲裳足知令貴
之勇何必數級彭樂乘醉深入魏陳魏人刺之腸出內之復戰讀
細丞相歡欲收兵更戰使張華原以簿歷營點兵莫有應者還白
歡曰眾盡去之皆空矣歡乃夜度河遁去喪甲士八萬人棄鎧仗
十有八萬丞相泰追歡至河上選留甲士二萬餘人餘悉縱歸泰
還軍渭南乃於戰所人種柳一株以旌武功北史齊周二
四年七月東魏侯景高敖曹等圍孤信于金墉太師歡帥大

李穆
扶字
文泰

斬高
教曹

東魏
禁立
寺

敬容
無文

武帝

軍繼之魏王將如洛陽拜園陵會信等告急遂與丞相泰俱東命
李弼達奚武帥千騎為前驅八月泰至穀城侯景等欲整陳以待
其至儀同三司莫多婁貸文莫多婁代北三姓請帥所部擊其前鋒
景等固止之貸文勇而專不受命以千騎前進夜遇李弼達奚武
於孝水弼命軍士鼓譟曳柴揚塵貸文走弼追斬之悉俘其眾送
恒農泰進軍灑東侯景等夜解圍去辛卯泰帥輕騎追景至河上
景為陳北據河橋南屬邛山北山名御切又武方切與泰合戰泰馬
中流矢驚逸遂失所之泰墜地東魏兵追及之左右皆散都督李
穆下馬以策扶泰背穆丑栗切策扶謂罵曰籠東軍士爾曹主何
在而獨留此追者不疑其貴人捨之而過穆以馬授泰與之俱逸
魏兵復震擊東魏兵大破之東魏兵北走京兆忠武公高敖曹意
輕泰建旗蓋以陵陳魏人盡銳攻之一軍皆沒敖曹單騎走為魏人
追斬之高歡聞之如喪肝膽是日東西魏置陳既大首尾懸遠從
旦至未戰數十合氛霧四塞氛霧文切霧莫能相知魏獨孤信等
戰並不利又未知魏主及丞相泰所在皆棄其卒先歸泰由是燒

鑑七十八

八

營而歸留王思政鎮恒農九月魏主入長安丞相泰還屯華州

魏自正光以後四方多事民避賦役多為僧尼至二百萬人寺有
三萬餘區至是東魏始詔牧守令長擅立寺者計其功庸以枉法
論東魏以高澄攝吏部尚書始改崔亮年勞之制銓擢賢能又
沙汰尚書郎地地謚妙選人地以充之凡才名之士雖未薦擢皆
引致門下與之遊宴講論賦詩士大夫以是稱之

五年正月以丹陽尹何敬容為尚書令自晉宋以來宰相皆以文

義自逸敬容獨勤簿領日旰不休旰居案切晚也春為時俗所嗤鄙

容質慤無文慤苦角切以綱維為己任昇文華敏洽曲營世譽二

人行異而俱得幸於上昇善伺候人主為意阿諛用事三十年廣

納貨賂欺罔視聽遠近莫不忿疾園宅玩好飲膳聲色窮一時之
盛每休下車馬填門唯王承王稚及褚翔不往何朱御史中
丞參禮儀事賀琛奏南北二郊及藉田往還並宜御輦不復乘輅
詔從之祀宗廟仍乘玉輦琛瑒之弟子也瑒音辛未上祀南郊

魏丞相泰於行臺置學取丞郎府佐德行明敏者充學生悉

令且治公務晚就講習 九月魏置紙筆於陽武門外以求得失

十一月東魏人以正光曆浸差命校書郎李業興更加修正以

甲子為元號曰興光曆既成行之 散騎常侍朱异奏頃來置州

稍廣而小大不倫請分為五品其位秩高卑參僚多少皆以是為

差詔從之於是上品二十州次品十州次品八州次品二十三州

下品二十一州時上方事征伐恢拓境宇拓他各北踰淮汝東距

彭城西開牂柯南平俚洞牂柯古何切牂柯者係船代也楚伐夜郎至且蘭檣船於岸故名其地

曰牂柯俚兩耳建置州郡紛綸甚眾故异請分之其下品皆異國

之人來歸附者徒有州名而無土地或因荒徼之民徼吉乎切荒

所居村落置州及郡縣刺史守令皆用彼人為之尚書不能悉領

山川險遠職貢罕通五品之外又有二十餘州不知處所凡一百

七州又以邊境鎮戍雖領民不多欲重其將帥皆建為郡或一人

領二三郡太守州郡雖多而戶口日耗矣隋地理志及本傳魏自西遷

以來禮樂散逸丞相泰命左僕射周惠達吏部郎中唐瑾梁道損

卷七十八

九

益舊章至是稍備

六年八月司空表昂卒遺疏不受贈謚敕諸子勿上行狀及立銘

誌上不許贈本官謚穆正公

七年五月魏以侍中宇文測為大都督行汾州事測為政簡惠得

士民心地接東魏東魏人數來寇抄測擒獲之命解縛引與相見

為設酒殺待以客禮并給糧餼許既切糧芻米也餼饋生肉也衛送出境東魏人

大慙不復為寇汾晉之間遂通慶弔時論稱之或告測交通境外

者丞相泰怒曰測為我安邊我知其志何得聞我骨肉命斬之魏本

傳本 魏丞相泰欲革易時政為疆國富民之法大行臺度支尚

書蘇綽盡其智能贊成其事減官負置二長并置屯田以資軍國

又為六條詔書九月始奏行之一曰清心二曰敦教化三曰盡地

利四曰擢賢良五曰恤獄訟六曰均賦役泰甚重之常置諸坐右

又令百官習誦之其牧守令長非通六條及計帳不得居官魏本

朱繡曰在昔聖賢之為治其載於詩書者可攷也自後世之論

率以為安平無事之術不可以禦亂以為後世子孫數百年之

論詩
書非
迂緩

行麟
趾格

計不可用之以速成功施之戰國恫惚不暇給之際聞者莫不
嘻笑也魏當離析危亂之際蘇綽為之佐相不過清心以正下
崇化以教民盡地力以勸農擇賢良以共事恤刑罰均賦役而
已泰反以是造周并齊滅梁幾混合南北隋唐之興由是取法
焉以泰之姦軌綽之凡陋猶收效若是矧其人品真能知詩書
聖賢之旨者乎

東魏詔群官於麟趾閣議定法制謂之麟趾格冬十月頒行之
是歲魏又益新制十二條 東魏丞相歡以諸州調納不依舊式
民甚苦之奏令悉以四十尺為匹魏自喪亂以來農商失業六鎮
之民相帥內徙就食齊晉歡因之以成霸業東西分裂連年戰爭
河南州郡鞠為茂草公私困竭民多餓死歡命諸州濱河及津梁
皆置倉積穀以相轉漕供軍旅備饑饉又於幽瀛滄青四州傍海
煮鹽軍國之費粗得周贍至是東方連歲大稔 而其切斛至九錢
山東之民稍復蘇息矣 隋食貨志

八年三月魏初置六軍 十二月東魏以光州刺史李元忠為侍

卷七十八

十

僕射
不勝
飲酒

中元忠雖處要任不以物務干懷唯飲酒自娛丞相歡欲用為僕
射世子澄言其放達常醉不可委以臺閣其子搔聞之請節酒元
忠曰我言作僕射不勝飲酒樂爾愛僕射宜勿飲酒 本

九年正月東魏御史中尉高仲密以虎牢叛降魏魏丞相泰帥諸
軍以應之以李遠為前驅至洛陽三月東魏丞相歡將兵十萬至
河北泰退軍灤上歡渡河據邙山為陳不進者數日泰留輜重於
灤曲夜登邙山以襲歡候騎白歡曰賊距此四十餘里蓐食乾餅
而來歡曰自當渴死乃正陳以待之黎明 上即奚切此也泰軍與
歡軍遇東魏彭樂以數千騎為右甄衝魏軍之比垂所向奔潰遂
馳入魏營人告彭樂叛歡甚怒俄而西北塵起樂使來告捷諸將
乘勝擊魏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歡使彭樂追泰泰窘謂樂曰汝
非彭樂邪癡男子今日無我明日豈有汝邪樂從其言而歸明日
復戰泰為中軍趙貴為左軍若干惠等 上人者切若干勇復姓其
先與魏俱起以國為姓惠
謀為右軍合擊東魏大破之悉俘其步卒歡失馬赫連陽順下馬
以授歡歡上馬走從者步騎七人追兵至親信都督尉興慶曰王

武帝

興慶
百矢
殺百人

不執
弓矢
天也

裴俠
號獨
立君

賀拔
大勇

南臺
北省

武帝

速去興慶腰有百箭足殺百人歡曰事濟以爾為懷州刺史若死用爾子興慶曰兒小願用兄歡許之興慶拒戰矢盡而死

東魏軍士有逃奔魏者告以歡所在泰募勇敢三千人皆執短兵

配大都督賀拔勝以攻之勝識歡於行間執槊與十三騎逐之馳

數里槊刃垂及武衛將軍段韶射勝馬斃之比副馬至歡已逸去

勝歎曰今日不執弓矢天也東魏兵復振泰與戰不利會日暮魏

兵遂遁東魏兵追之獨孤信于謹收散卒自後擊之追兵驚擾泰

遂入關屯渭上歡進至陝行臺郎中封子繪言於歡曰混一東西

正在今日昔魏太祖平漢中不乘勝取巴蜀失在遲疑後悔無及

願大王不以為疑歡深然之集諸將議進止陳元康曰兩雄交爭

歲月已久今幸而大捷天授我也時不可失當乘勝追之歡不從

使劉豐生將數千騎追泰遂東歸泰乃主思於玉壁使守恒農思

政脩城郭起樓櫓即古切城上守禦望樓釋名曰櫓露也露上無覆屋也營農田積芻粟由

是恒農始有守禦之備十一月魏諸牧守共謁丞相泰泰命河

北太守裴俠胡頰別立謂諸牧守曰裴俠清慎奉公為天下最有

如俠者可與俱立眾默然無敢應者泰乃厚賜俠朝野歎服號為

獨立君本傳

十年三月東魏以高澄為大將軍領中書監高洋為左僕射丞相

歡多在晉陽孫騰司馬子如高岳高隆之皆歡之親舊委以朝政

權執重灼歡欲損奪其權故以澄領中書監移門下機事總歸中

書文武賞罰皆禀於澄歡謂群公曰兒子浸長公宜避之於是公

卿以下見澄無不聳懼五月魏琅邪貞獻公賀拔勝諸子在東

者丞相歡盡殺之勝憤恨發病而卒丞相泰常謂人曰諸將對敵

神色皆動唯賀拔公臨陳如平時直大勇也七月魏更權衡度

量命尚書蘇綽損益三十六條之制總為五卷頒行之搜簡賢才

為牧守令長皆依新制而遣焉數年之間百姓便之本傳魏

自正光以後政刑弛縱謂懈怠也在位多貪汙丞相歡啓以司州

中從事宋遊道為御史中尉澄固請以吏部郎崔暹為之以遊道

為尚書左丞澄謂暹遊道曰卿一人處南臺一人處北省當使天

下肅然暹選畢義雲等為御史時稱得人北史是歲東魏以

魏收
修國史

崔暹
不避
豪強

秦華
晉氏
浮華

賀琛
四事

一禁
貪殘

二尚
敦素

武帝

散騎常侍魏收兼中書侍郎修國史自梁魏通好魏書每云想彼
境內寧靜此率土安和上復書去彼字而已收始定書云想境內
清晏今萬里安和上亦效之

十一年二月魏丞相泰始通使於突厥突厥蓋匈奴之別種姓阿
史那居西海其初為鄰國
所破滅有一兒十歲兵人見之不忍殺乃斷其臂足奔草澤中
有牝狼以肉飼之及長與狼交合遂有孕焉生十男各為一姓阿
史那即其一最賢者為君長故突厥本西方小國姓阿史那氏世
居金山之陽為柔然鐵工至其酋長謂豪帥也土門始疆大頗侵

魏西邊魏使至其國人皆喜曰大國使者至吾國其將興矣三
月東魏丞相歡入朝于鄴百官迎於紫陌歡握崔暹手而勞之勞
到切曰往日朝廷豈無法官莫肯糾劾中尉盡心徇國不避豪疆
遂使遠邇肅清衝鋒陷陳大有其人當官正色今始見之富貴乃

中尉自取高歡父子無以相報賜暹良馬暹拜馬敬馬走歡親擁
之授以轡東魏主宴於華林園使歡擇朝廷公直者勸之酒歡降階
跪曰唯暹一人可歡并請以臣所射賜物千段賜之高澄退謂暹

曰我尚畏羨何況餘人暹比史晉氏以來文章競為浮華魏丞
相泰欲革其弊六月魏主饗太廟泰命大行臺度支尚書蘇綽作大
誥宣示群臣戒以政事仍命自今文章皆依此體綽比史十二
月散騎常侍賀琛林啓陳四事其一以為今北邊稽服正是生
聚教訓之時而天下戶口減落關外彌甚郡不堪州之控摠上苦
下作弄切縣不堪郡之哀削上蒲侯切哀
削猶刻剝也更相呼擾更工衡
切互也惟事
徵斂民不堪命各務流移此豈非牧守之過歟東境戶口空虛皆
由使命繁數窮幽極遠無不皆至每有一使所屬搔擾騷困邑宰
則拱手聽其漁獵禁點長吏又因之重為貪殘縱有廉平郡猶掣
肘上昌列切掣也下
肘上昌列切掣也如此雖年降復業之詔屢下蠲賦之恩蠲主
除而民不得反其居也其二以為今天下守宰所以貪殘良由風
俗侈靡使之然也今之燕喜相競誇豪積果如丘陵列肴同綺繡
切文縵露臺之產不周一燕之資而賓主之間裁取滿腹未及下
堂已同臭腐上尺救切腐也
下奉甫切朽敗也又畜妓之夫無有等秩為吏牧民
者致貲巨億罷歸之日不支數年皆盡於燕飲之物歌謠之具所
費事等丘山為歡止在俄頃乃更追恨向所取之少如復傳翼上

蓋二八

十一

三黜
讓隱

四息
費休
民

上怒
責琛

不宰
牲牢

武帝

日增其搏噬上伯各切博擊也一何悖哉其餘淫侈著之凡百習
 以成俗日見滋甚欲使人守廉白安可得邪誠宜嚴為禁制道以節
 儉糾奏浮華變其耳目夫失節之嗟亦民所自患正耻不能及群故
 勉彊而為之苟以淳素為先足正彫流之弊矣其三以為陛下憂
 念四海不憚勤勞至於百司莫不奏事但斗筭之人筭所交切斗
量各容十升
 之入何足算也言小而不大也既得伏奏惟哀便欲惟有志切說
文曰在旁曰
 惟釋名曰帷圍也以自障圍也哀戶帷間也於豈切詭競求進不論國之大
 也禮疏云如緋素屏風畫斧文也於豈切詭競求進不論國之大
 體心存明恕惟務吹毛求疵孽肌分理以深刻為能痲疾移切擊
房厄切分也
 以繩逐為務迹雖似於奉公事更成其威福犯罪者多巧避滋甚
 長弊增安效真由於此誠願責其公平之效黜其讒慝之心則下安
 上謐無微倖之患矣微堅堯切通作僥說文幸
也倖下耿切字或從女其四以為今天下無
 事而猶日不暇給宜省事息費事省則民養費息則財聚應內
 省職掌各檢所部凡京官治署邸肆上丁禮切蒼頡
邸舍也及國容戎備
 四方屯傳邸治有所宜除除之有所宜減減之興造有非急者徵
 求有可緩者皆宜停省以息費休民故畜其財者所以天用之也

卷二八

十三

養其民者所以大役之也若言小事不兇害財則終年不息矣以
 小役不足妨民則終年不止矣如此則難可以語富彊而圖遠大
 矣啓奏上大怒召主書於前口授敕書以責琛大拍以為朕有天下
 四十餘年公車謹言上音黨直言也日閑聽覽所陳之事與卿不異每苦
 空惚更增惛惑上呼昆切亂
不明也卿不宜自同閑闈上吐孟切下人勇
切賈誼傳云闈茸
 轉顯顯師古曰關
下顯顯師古曰關止取名字宣之行路言我能上事恨朝廷之不用
 何不分別顯言其刺史橫暴上胡孟切
劫怒也其太守貪殘尚書蘭臺其人
 姦猾使者漁獵並何姓名取與者誰明言其事得以誅黜更擇材
 良又士民飲食過差若加嚴禁密房曲屋云何可知儻家家搜檢
 恐益增苛擾若拍朝廷我無此事昔之牲牢上師庚切又
全牛曰牲又不宰殺
 朝中會同菜蔬而已若復減此必有蟋蟀之譏蟋蟀音悉蟋蟀所律切
蟋蟀音悉蟋蟀也說文蟀
 晉作蟹唐國風之詩刺也儻公儉不中禮也若以為功德事者皆是園中之物變一瓜為
 數十種治一菜為數十味以變故多何損於事我自非公宴不食
 國家之食多歷年所乃至宮人亦不食國家之食凡所營造不闕
 材官及以國匠皆資在借以成其事勇怯不同貪廉各用亦非朝廷

絕房三十餘年
日一食

帝孝
慈恭
儉
執筆
手皴

論武
帝不
納言

武帝

為之傅翼以朝廷為恃乃自甘之當思致恃所以卿云宜導之以節儉朕絕房室三十餘年至於居處不過一牀之地雕飾之物不入於宮受生不飲酒不好音聲所以朝中曲宴未嘗奏樂此群賢之所見也朕三更出治事隨事多少事少午前得竟事多日只方食曰朕日常一食若晝若夜昔要腹過於十圍要讀今之瘦削裁二尺餘舊帶猶存非為妄說為誰為之救物故也卿又曰百司莫不奏事詭競求進今不使外人呈事誰尸其任專委之人云何可得古人云專聽生姦獨任成亂二世之委趙高元后之付王莽呼鹿為馬又可法歟卿云吹毛求疵復是何人譬肌分理復是何事治署邸肆等何者宜除何者宜減何處興造非急何處徵求可緩各出其事具以奏聞富國彊兵之術息民省役之宜並宜具列若不具列則是欺罔朝廷佇聞重奏當復省覽付之尚書班下海內庶惟新之美復見今日琛但謝過而已不敢復言上為人孝慈恭儉博學能文陰陽卜筮騎射聲律草隸圍碁無不精妙勤於政務冬月四更竟即起視事執筆觸寒手皴裂細皮起也自天監中用釋

蓋二一八

一四

氏法長齋斷魚肉日止一食惟菜羹糲飯而已或遇事繁日移中則嗽口以過身衣布衣躬於木絲卓帳一冠三載一衾二年後宮貴妃以下衣不曳地性不飲酒非宗廟祭祀大饗宴及諸法事未嘗作樂雖居暗室恒理衣冠小坐盛暑未嘗褰袒去髮切擗切對內豎小臣如遇大賓然優假士人太過牧守多侵漁百姓使者干擾郡縣又好親任小人頗傷苛察多造塔廟公私費損江南父安風俗奢靡故琛啟及之上惡其觸實故怒相傳

臣光曰梁高祖之不終也宜哉夫人主聽納之失在於叢脞上脞公切下倉果切書曰元首叢脞人臣獻替之病在於煩碎是以明王守要道以御萬機之本忠臣陳大體以格君心之非故身不勞而收功遠言至約而為益大也觀夫賀琛之諫亦未至於切直而高祖已赫然震怒護其所短矜其所長詰貪暴之主名問勞費之條目困以難對之狀責以必窮之辭自以蔬食之儉為盛德日昊之勤為至治君道已備無復可加群臣箴規舉不足聽如此則自餘切直之言過於琛者誰敢進哉由是姦佞居前

敦尚
文雅

專佛
戒

弱慈
愛

講三
慧經

十二
層浮
圖

遷石
經於
鄴

武帝

而不見大謀顛錯而不知名辱身危覆邦絕祀為千古所閔笑
豈不哀哉

上敦尚文雅疎簡刑法自公卿大臣咸不以鞠獄為意鞠居六切窮理罪人

也姦吏招權弄法貨賂成市枉濫者多大率二歲刑以上歲至五

千人徙居作者具五任其無任者著外械若疾病權解之是後囚徒

或有優劇時王侯子弟多驕淫不法上年老厭於萬機又專精

佛戒每斷重罪則終日不憚悅釋或謀反逆事覺亦泣而宥之

由是王侯益橫或白晝殺人於都街或暮夜公行剽掠有罪亡命

者匿於王家有司不敢搜捕上深知其弊而溺於慈愛不能禁也

隋本紀及隋刑法志

中大同元年三月上幸同泰寺遂停寺省講三慧經夏四月解講

大赦改元是夜同泰寺浮圖災上曰此魔也宜廣為法事群臣皆

稱善乃下詔曰道高魔盛行善鄧生當窮茲木倍增往日遂起

十二層浮圖將成值侯景亂而止本先是江東唯建康及三

吳荆郢江湘梁益用錢其餘州郡雜以穀帛交廣專以金銀為貨

卷二十八

十五

上自鑄五銖及女錢二品並行禁諸古錢普通中更鑄鐵錢由是

私鑄者多物價騰踊交易者至以車載錢不復計數又自破嶺以

東八十為百名曰東錢江郢以上七十為百名曰西錢建康以九

十為百名曰長錢七月詔曰朝四暮三眾狙皆喜狙七徐切狝猴也莊子齊物篇

曰狙公賦芋曰朝三而暮四眾狙皆悅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眾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頃聞

外間多用九陌錢陌減則物貴陌足則物賤非物有貴賤乃心有顛倒

至於遠方日更滋甚徒亂王制無益民財自今可通用足陌錢令

書行後百日為期若猶有犯男子謫運女子質作並同三年詔下

而人不從錢陌益少至于季年遂以三十五為百云隋食貨志上

年高諸子心不相下互相猜忌邵陵王綸為丹陽尹湘東王繹在

江州武陵王紀在益州皆權倖人主太子綱惡之常選精兵以衛

東宮八月東魏高澄遷洛陽石經五十二碑於鄴魏徙并州

刺史王思政為荊州刺史使之舉諸將可代鎮玉壁者思政舉晉

州刺史韋孝寬丞相泰從之東魏丞相歡悉舉山東之眾將伐魏

會兵於晉陽九月至玉壁圍之以挑西師西師不出十月以岳

高歡
攻玉
壁

星墜
歡營

蘇綽
愛人
如父

不覺
危落
於手

武帝

陽王登楚黠為雍州刺史上捨登兄弟而立太子綱內常愧之登兄弟亦內懷不平登以上衰老朝多秕政上早履切其政如糠粃遂蓄聚貨財折節下士招募勇敢左右至數千人以襄陽形勝之地梁業所基遇亂可以圖大功乃克已為政撫循士民數施恩惠延納規諫所部稱治 **東魏**丞相歡攻玉壁晝夜不息魏韋孝寬隨機拒之城內無水汲於汾歡使移汾一夕而畢歡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城上先有二樓孝寬縛木接之令常高於土山以禦之歡使告之曰雖爾縛樓至天我當穿地取爾乃鑿地為十道孝寬掘長塹七豔切激其地道選戰士屯塹上每穿至塹戰士輒擒殺之又於塹外積柴貯火敵有在地道內塞柴投火以皮排去吹之一鼓皆焦爛敵以攻車撞城車之所及莫不摧毀無能禦者孝寬縫布為幔隨其所向張之布既懸空車不能壞敵又縛松麻於竿灌油加火以燒布并欲焚樓孝寬作長鉤利其刃火竿將至以鉤遙割之松麻俱落敵又於城四面穿地為二十道其中施梁柱縱火燒之柱折城崩孝寬隨崩處豎木柵以扞之敵不得入城外盡攻擊之

卷之二十八

十六

術而城中守禦有餘孝寬又奪據其土山歡無如之何歡智力皆困因而發疾有星墜歡營中士卒驚懼十一月解圍去徵世子澄會晉陽魏以韋孝寬為驃騎大將軍時人以王思政為知人此本傳 **魏**司農卿蘇綽性忠儉常以喪亂未平為已任薦賢技能紀綱庶政丞相泰推心任之人莫能間或出遊常預署空紙以授綽有須處分隨事施行及還啓知而已綽嘗謂為國之道當愛人如慈父訓人如嚴師每與公卿論議自晝達夜事無巨細若指諸掌積勞成疾而卒泰深痛惜之謂公卿曰蘇尚書平生廉讓吾欲全其素志恐彼愆之徒有所未達如厚加贈諡又乖宿昔相知之心何為而可尚書令史麻瑤越次進曰儉約所以彰其美也泰從之歸葬武功載以布車一乘泰與群公步送出同州郭外泰於車後醉酒言曰斷盧對切尚書平生為事妻子兄弟所不知者吾皆知之唯爾知吾心吾知爾志方欲共定天下遽捨吾去奈何因舉聲慟哭不覺危落於手危落於手 **東魏**河南大行臺侯景右足偏短弓馬非其長而多謀筭諸將高敖曹彭樂等皆勇冠一

取蕭公為寺主

侯景有跋扈志

高歡死不瞑目

侯景叛魏歸梁

國家如金甌

武帝

時景常輕之曰此屬皆如豕突勢何所至突施沒切豕性觸突故以為喻景嘗言

於歡願得兵三萬橫行天下濟江縛蕭衍老公以為太平寺主歡

使將兵十萬專制河南杖任若已之半體景素輕高澄嘗曰高王

在吾不敢有異王沒吾不能與鮮卑小兒共事及歡疾篤澄詐為

歡書以召之景聞歡疾篤用其行臺郎王偉計遂擁兵以自固歡

謂澄曰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常有飛揚跋扈之志跋蒲撥切

跋扈猶強梁也顧我能畜養非汝所能駕御也堪敵景者唯有慕容紹宗

我故不貴之留以遺汝又曰邙山之戰吾不用陳元康之言留患

遺汝死不瞑目上莫定切

太清元年正月東魏勃海獻武王歡卒歡性深密終日儼然人不

能測機權之際變化若神制馭軍旅法令嚴肅聽斷明察不可欺

犯擢人受任在於得才苟其所堪無問廝養上相支切廝薪有虛

聲無實者比日不任用雅尚儉素刀劍鞍勒無金玉之飾少能劇飲

自當大任不過三爵知人好士全護勳舊每獲敵國盡節之臣多

不之罪由是文武樂為之用卅子澄祕不發喪唯行臺左丞陳元

康知之侯景自念已與高氏有隙內不自安擄河南叛歸于魏澄

遣司空韓軌督諸軍討景北史三月魏以侯景為太傅河南

大行臺上谷公景又遣其行臺郎中丁和來上表言臣與高澄有

隙請舉函谷以西豫廣潁荆襄兗南兗濟東豫洛陽北

荆北揚等十三州內附唯青徐數州僅須折簡折簡猶言片紙也見王陵傳注且

黃河以南皆臣所職易同反掌若齊宋一平徐事燕趙上召群臣

廷議尚書僕射謝舉等皆曰頃歲與魏通和邊境無事今納其叛

臣竊謂非宜上曰雖然得景則塞北可清機會難得豈宜膠柱然

意猶未決嘗獨言我國家如金甌無一傷缺今忽受景地詎是事

宜脫致紛紜海之何及朱异揣知上意揣初委也對曰聖明御宇南

北歸仰今侯景分魏土之半以來若拒而不內恐絕後來之望上

乃定議納景以景為大將軍封河南王周弘正善占候前此謂人

曰國家數年後當有兵起及聞納景曰亂階在此矣景傳及本紀异等傳

韓軌等圍侯景於潁川景懼割東荆北兗州魯陽長社四城賂

魏以求救丞相泰加景大將軍兼尚書令遣李弼趙貴將兵一萬

侯景
不為
人下

石匠
取金

高澄
歐帝
三拳

高澄
幽帝
魏

杜弼
口陳
政要

武帝

赴潁川大行臺左丞王悅言於泰曰侯景之於高歡始敦鄉黨之

情終定君臣之契任居上將位重台司今歡始死景遽外叛蓋所

圖甚大終不為人下故也且彼既能背德於高氏豈肯盡節於朝

廷今益之以執援之以兵竊恐朝廷貽笑將來也泰乃召景入朝

景陰謀叛魏果辭不入朝遺丞相泰書曰吾耻與高澄馬行安能

比有大弟泰乃悉召所遣諸軍援景者景遂決意來降 八月下

詔大舉伐東魏以南豫州刺史貞陽侯淵明為都督(東魏)高澄入

朝于鄴虛葬齊獻武王於漳水之西潛鑿成安鼓山石窟佛頂之

傍為穴納其柩而塞之殺其群匠及齊之亡也一匠之子知之發

石取金而逃(北史) (東魏)靜帝美容儀旅力過人射無不中

也 切傷 好文學從容沈雅時人以為有孝文風烈大將軍澄深惡之

始獻武王自病逐君之醜事靜帝禮甚恭故其下奉帝莫敢不恭

及澄當國倨慢頓甚澄嘗侍飲酒舉大觴屬帝曰臣澄勸陛下酒

帝不勝忿曰自古無不亡之國朕亦何用此生為澄怒曰朕朕狗

脚朕使崔季舒歐帝三拳奮衣而出明日澄使季舒入勞帝帝亦

謝焉賜季舒絹百匹帝不堪憂辱詠謝靈運詩曰韓亡子房奮

秦帝魯連耻本自江海人忠義動君子侍講荀濟知帝意乃與元

瑾等謀誅澄事覺澄幽帝於含章堂享濟等於市九月澄還晉

陽(北史) 上命蕭淵明堰泗水於寒山以灌彭城侯得彭城乃

追軍與侯景犄角(晉)居綺切執其尾也左博譬言如逐鹿 十一月

東魏大將軍澄使慕容紹宗為東南道行臺以救彭城初景聞韓

軌來曰噉猪腸兒(杜)贊也或作噉 何能為聞高岳來曰兵精人凡諸

將無不為所輕者及聞紹宗來叩鞍有懼色曰誰教鮮卑兒解遣

紹宗來若然則高王定未死邪澄以杜弼為軍司攝行臺左丞臨

發問以政事之要可為戒者弼請口陳之曰天下大務莫過賞罰

賞一人則天下之人喜罰一人使天下之人懼苟二事不失自然

盡美澄大悅曰言雖不多於理甚要紹宗帥眾十萬據橐駝峴(音)驍

嶺(音)嶺 羊侃勸貞陽侯淵明乘其遠來擊之不從侃乃帥所

領出屯堰上紹宗至城下淵明醉不能起諸將皆不敢出兗州刺

史胡貴孫獨帥麾下與東魏戰初侯景常戒梁人曰逐北不過二

梁大敗

杜弼作檄移梁朝

南風不競

梁敗如杜弼言

論釋氏懺悔之

武帝

里紹宗將戰以梁人輕悍恐其衆不能支一一引將卒謂之曰我當陽退誤吳兒使前爾擊其背東魏兵實敗走梁人不用景言乘勝深入魏將卒以紹宗之言為信爭共掩擊之梁兵大敗貞陽侯淵明及胡貴孫趙伯超等皆為東魏所虜失士卒數萬人羊侃結陳徐還（東魏使軍司杜弼作檄移梁朝曰侯景自生猜貳遠託閔隴依憑姦姦偽逆主定君臣之分偽相結兄弟之親豈曰無恩終成難養俄而易慮親尋干戈豐暴惡盈側首無託以金陵浦逃之數難後切江南流寓之地甘辭卑礼進孰圖身詭言浮說抑可知矣而偽朝大小幸災忘義連結姦惡斷絕鄰好蓋物无定方事无定執或乘利而受害或因得而更失是以兵侵齊境遂得句踐之師趙納韓地終有長平之役矧乃侯景以鄙俚之夫遭風雲之會位班三事邑啓万家揣身量分久當止足而周章向背離披不已夫豈徒然意亦可見彼乃授之以利器誨之以慢藏使其執得容姦時堪乘便今見南風不競天亡有徵老賊姦謀將復作矣終恐尾大於身踵躡於股倔彊不掉個渠勿切疆其狼戾難馴呼

卷二十八

十九

之則反速而豐小豐說論切訓也不徵則叛遲而禍大會應遙望廷尉不肯為臣自據淮南亦欲稱帝但恐楚國亡援禍延林木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彼梁主操行无聞輕險有素射雀論功蕩舟稱力年既老矣耄又及之毒螫滿懷妄敢戒業躁竟盈留謬治清淨災異降於上謗讟興於下讟徒谷切痛怨也傳險躁之風俗任輕薄之子孫朋黨路開兵權在外必將禍生骨肉豐起腹心彊弩衝城長戈指闕徒探雀穀丘候切鳥無救府藏之虛空請能踏符索切謂之詎延畧刻之命外崩中潰今實其時鷓蚌相持鷓以律切也我乘其弊其後梁室禍敗皆如弼言世景傳

管見曰改過者帝王之盛節聖人之至教也在易之復言有失而後有復也如滌垢如磨玷故有日新之益而行以美德以隆也釋氏懺悔者以言謝而已今日罪明日懺之云罪亡矣明日罪後日又懺之云罪消矣如此是懺無時而已罪無時而不為也雖弑君殺父天下太逆苟能歸心於佛深自懺悔則猶無過也天下有是理乎故凡為佛學未有一人以改過自治者或遇

侯景
保渦
陽

鄭穆
治最

景衆
大潰

太子
自講
老莊

蕭介
諫納
侯景

刑罰或逢怨敵則歸之魔障推之於冤對其失彌遠故其心迄不正而身迄不修此學者所宜深辨不可以惑焉者也

蕭淵明至鄴東魏主外閭闔門受俘讓而釋之送於晉陽大將軍

澄待之甚厚慕容紹宗引軍擊侯景景輜重數千兩馬數千匹士

卒四萬人退保渦陽上古木切又音瓜本漢山桑縣晉後魏置譙州及渦陽縣紹宗士卒

十萬旗甲耀日鳴鼓長驅而進順風布陳景閉壘侯風止乃出紹

宗曰侯景多詭計好乘人背使備之果如其言景命戰士皆被甲

執短刀入東魏陳但低視斫人脛馬足東魏遂敗紹宗奔譙城

魏岐州久經喪亂刺史鄭穆初到有戶三千穆撫循安集數年之間

至四萬餘戶考績為諸州之最祖外切上丞相泰擢穆為京兆尹

二年正月侯景與東魏慕容紹宗相持數月景食盡紹宗以鐵

騎五千夾擊景士卒不樂南渡其將暴顯等各帥所部降於紹宗

景衆大潰爭赴渦水水為之不流景與腹心數騎自碓石濟淮稍

收散卒晝夜兼行追軍不敢逼使謂紹宗曰景若就擒公復何用

紹宗乃縱之朝廷聞景敗未得審問或云景與將士尽没上下咸

以為憂太子詹事何敬容曰景翻覆叛臣終當亂國得景遂死深

為朝廷之福太子於玄圃自講老莊敬容謂學士吳孜曰昔西晉

祖尚玄虛使中原淪於胡羯今東宮復爾江南亦將為戎乎申寅

景遣于子悅馳以敗聞并自求貶削上以景兵新破未忍移易即

以景為南豫州牧光祿大夫蕭介上表諫曰竊聞凶人之性不移

天下之惡一也昔呂布殺丁原以事董卓終誅卓而為賊劉牢反

王恭以歸晉還背晉以構妖何者狼子野心終無馴狎之性養虎

之喻必見飢噬之禍侯景以凶狡之才荷高歡外翼之遇位忝台

司任居方伯然而高歡墳土未乾即還反噬逆力不逮乃復逃死

閔西宇文不容故復投身於我棄鄉國如脫屣所綺切履不躡跟

也昔君親如遺芥居拜切豈知遠慕聖德為江淮之純臣乎臣朽

老疾侵不應干預朝政但楚囊將死有城郢之忠衛魚臨亡亦有

尸諫之節臣忝為宗室遺老敢忘劉向之心上歎息其忠然不能

用相傳二月東魏大將軍澄數遣書移復求通好上與朝臣議

之朱异張綰等皆曰異羊吏切綰烏板切靜寇息民和實為便司農卿傅岐獨



曰傳方遇切姓也本自傳說出高澄何事湏和必是設間居其切

欲令侯景自疑景意不安必圖禍亂若許通好正墮其計中居其切

固執宜和上亦厭用兵乃從昇言侯景竊訪知之累啓於上曰臣

今蓄糧聚衆秣馬潛戈指日計期克清趙魏不容軍出無名故願

以陛下為主耳今陛下棄臣遐外南北復通將恐微臣之身不免

高氏之手又致書於朱异餉金三百兩异納金而不通其放景詐

為鄴中書求以貞陽侯易景上將許之舍人傅岐曰侯景以窮歸

義棄之不祥且百戰之餘寧肯束手受繫謝舉朱异曰景奔敗之

將一使之力耳上從之復書曰貞陽旦至侯景夕返景謂左右曰

我固知吳老公薄心腸於是始為反計是後表疏稍稍悖慢又聞

徐陵等使魏反謀益甚臨賀王正德所至貪暴不法屢得罪於上

由是憤恨陰養死士儲米積貨幸國家有變景知之正德在北與

徐思玉相知景遣思玉致牋於正德曰今天子年尊姦臣亂國以

景觀之計日禍敗大王屬當儲貳中被廢黜四海業業歸心大王

景雖不敏實思自効願王允副誠款正德大喜曰侯公之意聞與

吾同天授我也報之曰朝廷之事如公所言機事在速今其時矣

七月景反於壽陽以誅朱异徐麟陸驗周石珍為名异等皆以姦

佞驕貪蔽主弄權為時人所疾故景託以興兵景西攻馬頭遣其

將宋子仙東攻木柵執戍主曹璆等上謀上聞之笑曰是何能為

吾折筮筮之筮止禁乃詔以鄱陽王範為南道都督柳仲禮為西

道都督邵陵王綸持節董督衆軍以討景 九月侯景聞臺軍討

之問策於王偉偉曰邵陵若至彼衆我寡必為所困不如棄淮南

直掩建康臨賀反其內大王攻其外天下不足定也景乃留外弟

王顯貴守壽陽詐稱遊獵出壽陽人不之覺又十月庚寅景揚聲

趣合肥而實襲譙州執刺史豐城侯泰歷陽太守莊鐵以城降因

說侯景曰國家承平歲久人不習戰聞大王舉兵內外震駭宜乘

此際速趨建康可兵不血刃而成大功若使朝廷徐得為備內外

小安遣羸兵千人直據采石采石即牛渚磯也在丹大王雖有精

甲百萬不得濟矣景乃留田英郭駱守歷陽引兵臨江江上鎮戍

相次啓聞上問討景之策於都官尚書羊侃侃請以二千人急據

吳老
公薄
心腸

侯景
正德
謀反

折筮
筮侯
景

問策
羊侃



侯景
渡江

正德
迎侯
景

正德
即位

采石令邵陵王綸取壽陽使景進不得前退失巢穴烏合之眾自
然瓦解朱异曰景必無度江之志遂寢其議侃曰今茲敗矣戊申以
臨賀王正德為平北將軍都督京師諸軍事屯丹陽郡正德遣大
船數十艘詐稱載荻其岸壁切密以濟景已西景自橫江濟于采石
有馬數百匹兵八千人至慈湖建康大駭百姓聞景至競入城公
私混亂無復次第是時梁興四十七年境內無事公卿在位及閭
里士大夫罕見兵甲賊至猝迫公私駭震宿將已盡後進少年並
出在外軍旅拍搗一決於侃侃膽力俱壯太子深仗之辛亥景至
朱雀桁南上胡剛切太子以臨賀王正德守宣陽門正德帥眾於
張侯橋迎景馬上交揖既入宣陽門望闕而拜歔歔流涕數休居
既切數隨景度淮景軍皆著青袍正德軍並著絳袍碧裏既與景
合悉反其袍景乘勝至闕下城中恟懼景繞城既而作甚切說文
也百道俱攻鳴鼓吹脣喧聲震地十一月戊午朔臨賀王正德即
帝位於議賢堂下詔稱普通已來姦邪亂政上久不豫往稷將危
河南王景釋位來朝猥用朕躬紹茲寶位可大赦改元正平景初

卷之二十八

二十二

至建康謂朝夕可拔號令嚴整士卒不敢侵暴及屢攻不克人心
離沮景恐援兵四集一旦潰去又食石頭常平諸倉既盡軍中之食
乃縱士卒掠奪民米及金帛子女是後米一升直七八萬錢人相
食餓死者什五六荊州刺史湘東王繹聞景圍臺城丙寅戒嚴移
檄所督湘州刺史河東王譽雍州刺史岳陽王詵等發兵入援邵
陵王綸聞侯景已度采石晝夜兼道旋軍入援乙酉綸進軍玄武
湖景引兵擊之諸軍皆潰十二月癸巳侍中都官尚書羊侃卒城
中益懼 時鄱陽王嗣柳仲禮邵陵王綸等援軍大集眾十餘
萬緣淮樹柵景亦於北岸樹柵以應之 魏太師泰殺安定國臣
王茂而非其罪尚書左丞柳慶諫泰怒曰卿黨罪人亦當坐執慶
於前慶辭色不撓曰慶聞君蔽於事為不明臣知而不爭為不忠
慶既竭忠不敢愛死但懼公為不明耳泰寤亟使赦茂極不及
乃賜茂家錢帛曰以旌吾過

三年正月朝野以侯景之禍共尤朱异异慚憤發疾卒故事尚書
官不以為贈上痛惜异特贈尚書右僕射正德本傳 臺城與援

朱异
慚卒

武帝

城中捕雀而食

侯景詐求和

侯景失陳十

京師陷景不敢仰視

武帝

軍信命久絕有羊車兒獻策作紙鷓繫以長繩寫救於內放以從風冀達眾軍賊怪之以為厭勝射而下之援軍募人能入城送啓者鄱陽世子嗣左右李朗請先受鞭詐為得罪叛投賊因得入城城中方知援兵四集舉城鼓譟而諸軍互相猜阻莫有戰心援軍初至建康士民扶老携幼以候之纔過淮即縱兵剽掠由是士民失望賊中有謀應官軍者聞之亦止 王顯貴以壽陽降東魏初臺城之閉也公卿以食為念男女貴賤並出負米得四十萬斛而不備薪芻魚鹽至是壞尚書省為薪撤直列切薦劉以飼馬祖更切研也飼祥薦盡又食以飯軍士無腠戶皆切說或鎧熏鼠捕雀而食之侯景眾亦飢抄掠無所獲東城有米可支一年援軍斷其路景甚患之王偉曰今臺城不可猝拔援兵日盛吾軍乏食若偽且求和以緩其勢東城之米足支一年因求和之際運米入石頭援軍必不得動然後休士息馬伺其懈急擊之舉可取也景從之遣其將至城下拜表求和上怒曰和不如死太子固請曰侯景圍逼已久援軍相仗不戰宜且許其和更為後圖遂報許之敕

鑑七十八

二二三

諸軍不得復進下詔曰善兵不戰止戈為武可以景為大丞相河南王如故景長圍不解專修鎧仗邀求稍廣了無去志 湘東王繹軍於郢州武城湘州刺史河東王譽軍於青草湖信州刺史桂陽王造七到軍於西峽口託云侯四方援兵淹留不進中記室參軍蕭賁骨鯁士也鯁古杏切骨鯁喻正直也說文以繹不早下心非之嘗與繹雙六食子未下賁曰殿下都無下意繹深銜之及得上敕繹欲旋師賁曰景以人臣舉兵向闕今若放兵未及度江童子能斬之矣必不為也大王以十萬之眾未見賊而退奈何繹不悅未幾因事殺之 侯景運東府米入石頭既畢上啓陳十失三月景決石闕前水百道攻城晝夜不息邵陵世子堅屯太陽門終日捕飲不恤吏士其書佐董勛許勛切能曇朗恨之曇徒含切丁卯夜向曉勛曇朗於城西北樓引景眾登城上聞城已陷歎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俄而景入見於太極東堂以甲士五百人自衛景稽顙殿下典儀引就三公榻吐盍切景不敢仰視汗流被面上問初度江有幾人景曰千人圍臺城幾人曰十萬今有幾人曰

侯景
見帝
自懼

率土之內莫非已有上僂首不言也或讀曰俯景復至永福省見太子太子亦無懼容中庶子徐摛敕知謂景曰侯王當以禮見何得如此景乃拜太子與言又不能對景退謂其廂公王僧貴曰吾常跨鞍對陳矢刃交下而意氣安緩了無怖心今見蕭公使人自懼之涉切懼也怯也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可以再見之於是悉撤兩宮侍衛縱兵掠乘輿服御宮人皆盡己巳景遣以詔命解外援軍南兗州刺史臨成公大連等各還本鎮邵陵王綸奔會稽柳仲禮及弟敬禮羊鴉仁並開營降軍士莫不歎憤初臨賀王正德與景約平城之日不得全二宮及城開正德帥眾揮刀欲入景先使其徒守門故正德不果入景更以正德為侍中大司馬百官皆復舊職正德入見上拜且泣上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上雖外為侯景所制而內甚不平景欲以宋子仙為司空上曰調和陰陽安用此物景又請以其黨二人為便殿主帥上不許景不能彊心甚憚之太子入泣諫上曰誰令汝來若社稷有靈猶當克復如其不然何事流涕景使其軍士入直省中或駟驢馬帶弓刀出入宮庭上怪

卷之二十八

六十四

上憂
憤成
疾而
殂

太子
即位

高澄
弒高

高洋
入謁

武帝

而問之直閣將軍周石珍對曰侯丞相甲士上大怒叱石珍曰是侯景何謂丞相左右皆懼是後上所求多不遂志飲膳亦為所裁節憂憤成疾五月丙辰上卧淨居殿口苦索蜜不得再曰荷荷遂殂年八十六景秘不發喪遷殯於昭陽殿迎太子於永福省使如常入朝王偉等待太子太子嗚咽流涕不敢泄聲殿外文武皆莫之知本紀及侯景傳辛巳發高祖喪升梓宮於太極殿是日太子即皇帝位大赦景出屯朝堂分兵守衛六月臨賀王正德怨侯景賣己密書乃口鄱陽王範使以兵入景遮得其書縊殺之八月東魏勃海文襄王高澄為蘭京所弒京衡州刺史蘭欽之子澄以為膳奴屢欲殺之故京因是謀亂時變起倉猝內外震駭太原公洋聞之拍案部分入討群賊斬而鬻之鬻力充切肉鬻也洋秘不發喪動貴以重兵皆在并州勸洋早如晉陽洋從之夜召督護唐邕使部分將士鎮遏四方邕支配頃吏而畢洋由是重之澄死聞漸露東魏主竊謂左右曰大將軍今死似是天意威權當復歸帝室矣甲午洋入謁東魏主於昭陽殿從甲士八千人登階者二百餘人皆攘袂扣刃若對嚴敵令主者傳奏

陳霸先討侯景

曰臣有家事須詣晉陽再拜而出東魏主失色目送之曰此人又似不相容朕不知死在何日魏齊紀晉陽舊臣宿將素輕洋及至大會文武神彩英暢言辭敏給衆皆大驚澄政令有不便者洋皆改之十二月始興太守陳霸先結郡中豪傑欲討侯景郡人侯安都張憇等魏齊紀各帥衆千餘人歸之遣使間道詣江陵受湘東王繹節度魏齊紀使金門公潘樂等將兵五萬襲司州刺史夏侯彊降之於是東魏盡有淮南之地南史論曰梁武帝時逢昏虐家遭冤禍始用湯武之師終濟唐虞之業及據圖錄多歷歲年制造禮樂敦崇儒雅自江左以來年踰二百文物之盛獨美于茲而留心祖且忘情于戚溺於釋教弛於典刑帝紀不立悖逆萌生反噬嚙弧皆自子弟履霜弗戒卒至亂亡自古撥亂之君多以後嗣失之未有自己得自己喪可為深痛深誠者乎

右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壽年八十六

考異曰

鑑二十八

三五

二

大同三年閏九月高歡自蒲津濟河北齊帝紀十一月壬辰神武

自蒲津濟魏帝紀十月壬辰敗于沙苑按長曆十月壬辰朔北

齊紀誤也

九年三月東魏尉興慶戰死典略作尉興敬今從北齊書北史

東魏軍士逃奔魏者告以高歡所在周賀拔勝傳云太祖見齊神

武旗鼓識之今從典略

中大同元年三月幸同泰寺講經典略云癸卯詔以今月八日於

同泰寺設無遮大會捨朕身及以宮人并所王境土供養三寶

四月丙戌公卿以錢一億萬奉贖按韓愈佛骨表云三度捨身

為寺家奴若并此則四矣今從梁書

大清二年正月侯景衆潰晝夜兼行追軍不敢逼典略云晝息夜

行追軍漸逼今從梁書

武帝

增節標目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第七十八

增節標目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第七十九

梁紀

太宗簡文皇帝

諱綱武帝第三子也立為太子武帝幽崩侯景奉太子即位後為景所廢

漢東地盡入魏

大寶元年陳霸先進軍南康湘東王繹承制授霸先明威將軍交州刺史東魏進太原公高洋位丞相齊郡王魏揚忠圍安陸柳仲禮救之大為忠所破盡俘其眾馬岫以安陸別將王叔孫以竟陵皆降於忠於是漢東之地盡入于魏二月侯景遣侯子鑒帥舟師八千自帥徒兵一萬攻廣陵三日克之執祖皓縛而射之箭徧體然後車裂以徇城中無少長皆埋之於地馳馬射而殺之以子鑒為南兖州刺史鎮廣陵景還建康侯景納上女溧陽公主甚愛之溧理吉切丹陽邑溧水所出三月景請上襖宴於樂遊苑計勿除隱之祭也古帳飲二日上還宮景與公主共據御牀南面並坐羣臣文武列坐侍宴四月景請上幸西州上御素輦侍衛四

鑑七十九

千里絕煙碓擣罪人

鑄像命卜天

百餘人景浴鐵數千翼衛左右上聞絲竹悽然泣下命景起舞景亦請上起舞逮夜乃罷時江南連年旱蝗胡光切百姓流亡相與入山谷江湖采草根木葉菱芡而食之共巨險切也所在皆盡死者蔽野富室無食皆烏面鵠形衣羅綺懷金玉俯伏牀帷待命聽終千里絕煙或因連動人迹罕見白骨成聚如丘隴焉景性殘酷於石頭立大碓有犯法者擣殺之常戒諸將曰破柵平城當淨殺之使天下知吾威名故諸將每戰勝專以焚掠為事斬刈人如草芥刈魚肺切艾也以資戲笑由是百姓雖死終不附之景湘東王繹以天子制於賊臣不肯從大寶之號猶稱太清四年丙午繹下令大舉討侯景移檄遠近元五月東魏進齊王洋位相國摠百揆備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器四曰朱戶五曰徐之才宋景業皆善圖讖勸洋受禪洋以告婁太妃太妃曰汝父如龍汝兄如虎猶以天位不可妄據終身北面汝獨何人欲行舜禹之事乎洋以告之才之才曰正為不及父兄故宜早升尊位耳洋鑄像卜之而成乃作圓丘備法物丙辰侍中張亮黃門郎趙彥

魏主
別六
宮

高洋
即帝
位

侯景
封漢
王

八柱
國

簡文

深等求入啓事東魏孝靜帝在昭陽殿見之亮曰五行遶運有始
有終齊王聖德欽明萬方歸仰願陛下遠法堯舜帝歛容曰此事
推搨已久退抑也及勿謹當遜避乃下御坐步就東廊詠范蔚宗上
胃切又紆勿切後漢書贊曰獻生不辰身播國屯終我四百永作
實實所司請發帝曰石人念遺簪弊履朕欲與六宮別可乎高隆
之曰今日天下猶陛下之天下况在六宮帝步入與妃嬪已下別嬪
賓切舉宮皆哭趙國李嬪誦陳思王詩云王其愛玉舄俱享黃髮
期帝出雲龍門遣太尉彭城王韶等奉璽綬禪于齊戊午齊王即
皇帝位于南郊大赦改元天保自魏敬宗以來百官絕祿至是始
復給之已未封東魏主為中山王待以不臣之禮 初雍州刺史
岳陽王譽既與荊州刺史湘東王繹為敵恐不能自存遣使求援
於魏請為附庸魏人欲令譽發哀嗣位譽辭不受丞相恭使榮權
冊命譽為梁王始建臺置百官 秋七月梁王譽入朝于魏 齊
主初立 高洋襲其父歡位封齊王東魏武定 勵精為治簡練六坊
之人每一人必當百人任其臨陳必死然後取之謂之百保鮮卑

鑑七十九

二

又簡華人之勇力絕倫者謂之勇士以備邊要始立九等之戶富
者稅其錢貧者役其力魏齊紀 九月進侯景位相國封二十郡
為漢王加殊禮 十一月魏丞相恭自弘農為橋濟河至建州齊
主自將出頓東城恭聞其軍容嚴盛歎曰高歡不死矣會及兩自
秋及冬魏畜產多死乃自蒲坂還於是河南自洛陽河北自平陽
已東皆入於齊 初魏敬宗以爾朱榮為柱國大將軍位在丞相
上榮敗此官遂廢大統三年文帝復以丞相恭為之其後功參佐
命望實俱重者亦居此官凡八人曰安定公宇文泰廣陵王欣趙
郡公李弼隴西公李虎河內公獨孤信言本名如彌姓劉氏魏初
者為部落大人至車者為領人酋長生信信南陽公趙貴常山公
少年修飾服章軍中號獨孤郎故曰獨孤信千謹彭城公侯莫陳崇謂之八柱國泰始籍民之才力者為府兵
身租庸調一切蠲之以農隙講閱戰陳馬畜糧備六家供之合為
百府每府一郎將主之分屬二十四軍泰任摠百揆督中外諸軍
欣以宗室宿望從容禁闥而已餘六人各督二大將軍凡十二大
將軍每大將軍各統開府各領一軍是後功臣位至柱國大將軍

行法以仁義

湘東料侯景三策

僧辯鼓吹巡城

侯景敗

侯景廢立

蘭

開府儀同三司者甚眾率為散官無所統御雖有繼掌其事者聞望皆出諸公之下云（齊）主命散騎侍郎宋景業造天保曆行之無垢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善治天下者雖有良法美政然必有仁義之心然後可以行之租庸調之法魏之法也府兵之制魏之制也然世不稱魏之租庸調而稱唐太宗之租庸調不稱魏之府兵而稱唐之府兵蓋魏之租庸調府兵者徒有其法爾未必有仁義之心而行之也唐太宗信魏鄭公之言躬行仁義以致貞觀之治是以租庸調府兵可以為良法二年三月魏文帝殂太子欽立齊以湘東王繹為梁相國建梁臺總百揆承制四月湘東王繹以王僧辯為大都督帥宜州刺史王琳郴州刺史裴之橫郴州切梁桂陽郡隋改為郴州東擊侯景戊申僧辯等軍至巴陵繹謂僚佐曰景若水步兩道直指江陵此上策也據夏首積兵糧中策也悉力攻巴陵下策也巴陵城小而固僧辯足可委任景攻不拔野無所掠暑疫時起疫皆疾也食盡立疲破之必矣乃命羅州刺史徐嗣徽等引兵會僧辯景使丁和將兵五千守

鑑七十九

三

夏首宋子仙將兵一萬為前驅趣巴陵分遣任約直指江陵景帥大兵水步繼進於是緣江戍邏即佐切望風請服景拓邏至于隱磯僧辯乘城固守偃旗卧鼓安若無人壬戌景眾濟江百道攻城城中鼓譟矢石雨下景士卒死者甚眾乃退僧辯遣輕兵出戰凡十餘返皆捷景被甲在城下督戰僧辯著綬乘輿奏鼓吹巡城偽切音律管籥之樂也景望之服其膽勇五月侯景晝夜攻巴陵不克軍中食盡疾疫死傷大半湘東王繹遣武猛將軍胡僧祐令赴援戒之曰賊若水戰但以大艦臨之必克若欲步戰自可鼓棹直就巴丘不須交鋒也僧祐至湘浦景遣任約帥銳卒五千據白堵以待之堵秦音昔僧祐擊擒約送江陵景聞之焚營宵遁丁和宋子仙兵敗皆為僧辯所殺七月丁亥侯景還至建康八月初景既克建康常言吳兒怯弱易以掩取當知拓定中原然後為帝景尚帝女溧陽公主嬖之妨於政事王偉屢諫景以告主主有惡言偉恐為所讒因說景除帝及景自巴陵敗歸猛將多死自恐不能久存欲早登大位王偉曰自古移鼎必須廢立既示我威權且絕彼民望

太子知命棟即位

元建不受太子妃

侯景弒帝

侯景即位

齊三獻孝靜

簡文

景從之使前壽光殿學士謝昊為詔書逼帝禪位于豫章王棟
 元景遣衛尉卿彭雋等帥兵入殿廢帝為晉安王幽于永福省悉
 撤內外侍衛使突騎左右守之垣墻悉布枳棘叔朱切庚申下詔迎
 豫章王棟棟時幽拘廩餼甚薄仰蔬茹為食方與妃張氏鉏菜法
 駕奄至棟驚不知所為泣而升輦景殺哀太子太子神明端巖於
 景黨未嘗屈意所親竊問之太子曰安能以必死之命為無益之
 愁乎及難顏色不變命取繫帳繩絞之而絕壬戌棟即位大赦
 改元天正太尉郭元建曰吾挾天子以令諸侯猶懼不濟無故廢
 之乃所以自危何安之有景以太子妃賜元建元建曰豈有太子
 妃乃為人妾乎竟不與相見聽使入道追尊昭明太子為昭明皇
 帝九月王偉說侯景弒太宗絕眾心景從之冬十月壬寅夜偉與
 左衛將軍彭雋王脩纂進酒於太宗曰丞相以陛下幽憂既久使
 臣等來上壽太宗笑曰已禪帝位何言陛下此壽酒將不盡此乎
 於是雋等齎曲項琵琶上頓脂支下蒲巴切釋文琵琶樂器胡中
 於太宗極飲太宗知將見殺因盡醉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既

一鑑二一九

四

醉而寢偉乃出雋進土囊脩纂坐其上而殂偉撤戶扉為棺遷殯
 于城北酒庫中太宗自幽繫之後無復侍者及紙乃書壁及板障
 為詩及文數百篇辭甚悽愴景謚曰明皇帝廟號高宗 王僧辯
 等聞太宗殂啓湘東王繹請上尊號繹弗許 十一月加侯景九
 錫漢國置丞相以下官已丑豫章王棟禪位于景景即皇帝位
 于南郊還登太極殿其黨數萬皆吹脣呼譟而上大赦改元太始
 封棟為淮陰王并其二弟同鎖於密室景之作相也以西州為府
 文武無尊卑皆引接及居禁中非故舊不得見由是諸將多怨望
 景好獨乘小馬彈射飛鳥王偉每禁止之不許輕出景鬱鬱不樂
 更成失志曰吾無事為帝與受擯不殊景本傳 十二月齊主鴆中
 山王殺之并其三子謚王曰魏孝靜皇帝葬於鄴西漳北其後齊
 主忽掘其陵投梓宮於漳水齊主初受禪魏神主悉寄於七帝寺
 至是亦取焚之彭城公元韶以高氏壻寵遇異於諸元美陽公元
 暉業於宮門外罵韶曰爾不及一老嫗負墮與人何不擊碎之我
 出此言知即死爾亦詎得幾時齊主聞而殺之及臨淮公元孝友

皆鑿汾水冰沈其尸齊主嘗刺元韶璜須加之粉黛以自隨曰吾以彭城為嬪御言其懦弱如婦人也

右簡文帝在位二年壽年四十九

考異曰

太宗大寶元年二月侯子鑿克廣陵城中無少長皆殺之太清紀曰城中數百人典略曰死者八千人今從南史

五月丙辰東魏主禪位于齊北齊書北史高德政傳云六月六日留咸陽王坦等七日司馬子如等至鄴九日文宣至城南頭按後魏書北史帝紀皆云辛亥王如鄴甲寅加九錫丙辰魏主遜位戊午王即帝位典略辛亥王還鄴以長曆推之此月己酉朔皆不與德政傳日相應蓋辛亥始自晉陽如鄴非到鄴之日也二年七月丁亥侯景還至建康典略作六月壬戌太清紀作七月二十日今從梁帝紀

八月壬戌豫章王棟即帝位典略作壬辰誤今從太清紀

增節標目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第七十九

增節標目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第八十

梁紀

世祖孝元皇帝

諱繹字世成武帝第七子也封湘東王為荊州刺史侯景陷臺城乃起兵討景尋即皇帝位

唐邕一人當千

陳王共擊侯景

景兵敗

承聖元年軫正月齊主伐庫莫奚大破之俘獲四千人雜畜十餘萬齊主連年出塞給事中兼中書舍人唐邕練習軍書自督將以降勞効本末及四方軍士疆弱多少番代往還器械精粗糧儲虛實靡不諳悉吐烏含切或於帝前簡閱雖數千人不執文簿唱其姓名未嘗謬誤帝嘗曰唐邕疆幹一人當千邕每有軍事手作文書口且處分耳又聽受實異人也寵待賞賜群臣莫及北史突厥土門襲擊柔然大破之未然即蠕蠕自號伊利可汗蕃王稱號其妻為可賀敦子弟謂之特勒別將兵者謂之設湘東王命王僧辯等東擊侯景二月諸軍發尋陽陳霸先帥甲士三萬舟艦二千自南江出湓口會僧辯於白茅灣烏闕切水曲日齊地名築壇歃血共

蓋八一

一

讀盟文流涕慷慨癸酉王僧辯等至蕪湖景聞之甚懼下詔赦湘東王繹王僧辯之罪眾咸笑之侯子璽屯姑孰以拒西師景遣兵助之三月僧辯至姑孰子璽帥步騎萬餘人度洲於岸挑戰又以船舫千艘載戰士船止遙切又陸交切僧辯麾細船皆令退縮留大艦夾泊兩岸子璽之眾謂水軍欲退爭出趨之大艦斷其歸路鼓譟大呼合戰中江子璽大敗士卒赴水死者數千人子璽僅以身免收散卒走還建康景聞子璽敗大懼涕下覆面庚辰僧辯督諸軍乘潮入淮丁亥進軍招提寺北侯景帥眾萬餘人鐵騎八百餘匹陳於西州之西陳霸先曰我眾賊寡應分其兵勢以疆制弱何故聚其鋒銳令致死於我乃命諸將分處置兵景兵少却霸先與王琳杜舍龍等以鐵騎乘之僧辯以大軍繼進景兵大潰諸軍逐北至西明門景至闕下不敢入臺召王偉責之曰爾令我為帝今日誤我偉不能對繞闕而藏景與百餘騎東走僧辯命侯瑱等帥精甲五千追景迎太宗梓宮外朝堂帥百官哭踊如禮踊尹疎切孔而謂也已丑僧辯等上表勸進且迎都建業湘東王荅曰淮海長

元帝

六門之內自極兵威

武陵王儋帝位

羊鷓殺侯景北齊殺侯景子

辛術善取士

卽世祖卽位

鯨魚京切海雖云授首襄陽短狐未全華面太平玉燭爾乃議之
僧辯之發江陵也啓湘東王曰平賊之後嗣君萬福未審何以爲
禮王曰六門之內自極兵威僧辯曰討賊之謀臣爲己任成濟之
事請別舉人王乃密諭宣猛將軍朱買臣使爲之所及景敗太宗
已殞豫章王棟及二弟相扶出於密室遇朱買臣呼之就船共飲
未竟並沈於水僧辯因留鎮建業啓陳霸先鎮京口夏四月益
州刺史武陵王紀頗有武略在蜀十七年南開寧州越雋西通資
陵吐谷渾內脩耕桑鹽鐵之政外通商賈遠方之利故能植其財
用器甲殷積有馬八千匹聞侯景陷臺城湘東王將討之謂僚佐
曰七官文士豈能匡濟內寢柏殿柱繞卽生花紀以爲獲瑞乙巳
卽皇帝位改元天正立子圓照爲皇太子己酉侯瑱追及景於
松江景猶有船二百艘兵數千人瑱進擊敗之擒彭雋田遷房址
貴蔡壽樂王伯醜瑱生剖雋腹抽其腸雋猶不死手自收之乃斬
之景與腹心數十人單舸走舸古我切大船也方推墮二子於水
將入海瑱遣副將焦僧度追之景納羊侃之女爲小妻以其兄鷓

鑑八十

二

爲庫直都督鷓公待之甚厚鷓隨景東走至是景下海欲向蒙山
鷓拔刀謂景曰吾等爲王効力多矣今至於此終無所成欲就王
乞頭以取富貴景未及答呂刃交下景欲投水鷓以稍刺殺之以
鹽內景腹中送其尸於建康僧辯傳首江陵截其手使謝葳蕤送
于齊景尸於市士民爭取食之并骨皆盡漂陽公主亦預食焉
初景之五子在北齊卽宗剝其長子面而烹之幼者皆下蠶室齊
顯祖卽位夢獼猴坐其御床乃蓋耳之乙丑葬簡文帝于莊陵
廟號太宗五月齊辛術遷吏部尚書自魏遷鄴以來大選之職
知名者數人互有得失齊世宗少年高朗所弊者疎表叔德沈密謹
厚所傷者細楊愔風流辯給取士失於浮華唯術性尚貞明取士
必以才器循名責實新舊參舉管庫必擢門閥房越切不遺考之
前後最爲折衷齊政煩賦重江北之民不樂屬齊其豪傑數請
兵於王僧辯僧辯以與齊通好皆不許比史公卿藩鎮數勸
進於湘東王十一月世祖卽皇帝位於江陵改元大赦侯景之亂
州郡大半入魏自巴陵以下至建康以長江爲限荆州界北盡武

常平五銖

魏伐蜀

開業請固根本

迴克成都

陵西拒破口嶺南復為蕭勃所據時勃為廣詔令所行千里而近民戶著籍者不盈三萬而已

二年正月王僧辯發建康承制使陳霸先代鎮揚州齊改鑄錢

文曰常平五銖 突厥伊利可汗卒子科羅立號乙息記可汗三

月上聞武陵王紀東下使方士畫板為紀像親釘支體以厭之又

執侯景之俘以報紀初紀之舉兵皆太子圓照之謀也圓照時鎮

巴東執留使者啓紀云侯景未平宜急進討已聞荆鎮為景所破

紀信之趣兵東下上甚懼與魏書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太師泰

曰取蜀制梁在茲一舉諸將咸難之大將軍尉遲迴泰之甥也獨

以為可克泰問以方略迴曰蜀與中國隔絕百有餘年持其險遠

不虞我至若以鐵騎兼行襲之無不克矣泰乃遣迴督原珍等六

軍自散關伐蜀 五月武陵王紀至巴郡聞有魏兵遣前梁州刺

史誰淹還軍救蜀魏尉遲迴克涪音浮說文水出廣漢分軍守之

進襲成都時成都見兵不滿萬人倉庫空竭永豐侯瑒嬰城自守

迴圍之誰淹遣江州刺史景欣援成都迴使原珍等擊走之武陵

八鑑八

三

王紀至巴東知侯景已平將卒日夜思歸其江州刺史王開業以

為宜還救根本更思後圖諸將皆以為然太子圓照固言不可紀

從之己丑紀至西陵軍執甚盛舳艫翳川上於護軍陸法和築

二城於破口兩岸運石填江鐵鎖斷之六月上以謝荅仁為步兵

校尉配兵使助法和武陵王紀遣將侯叡音芮築壘與法和相拒

上遣使與紀書許其還蜀專制一方紀不從既而頓兵日久頻戰

不利又聞魏寇深入成都孤危憂滿不知所為乃遣求和請依前

旨還蜀上不許七月謝荅仁任約進攻侯叡破之拔其二壘於是

兩岸十四城俱降紀不獲退順流東下游擊將軍樊猛追擊斬之

魏尉遲迴圍成都五旬永豐侯瑒屢出戰皆敗乃請降諸將欲不

許迴曰降之則將士全遠人悅攻之則將士傷遠人懼遂受之八

月搗帥文武詣軍門降迴以禮接之吏民皆復其業惟收奴婢及

諸積以賞將士軍無私焉魏以迴為大都督益潼等十二州諸軍

事益州刺史 下詔將還建康領軍將軍胡僧祐等諫曰建業王

氣已盡與虜正隔一江若有不虞悔無及也且古老相承云荊州



秦有圖江陵志

魏收頗用憎愛

魏收穢史

遷哲破賊

月犯心星

元帝

洲數滿百當出天子今枝江生洲百數已滿陛下龍飛是其應也
上令朝日議於後堂會者五百人上問之曰吾欲還建康諸卿以
為如何衆莫敢先對上曰勸吾去者左袒褫而肉露也左袒者
過半上以建康彫殘江陵全盛意亦安之卒從僧祐等議 十一
月魏尚書元烈謀殺宇文泰事泄泰殺之 上使侍中王琛使於
魏太師泰陰有圖江陵之志梁王營聞之繕同益重其貢獻
三年春正月魏太師泰始作九命之典以叙內外官爵改流外品
為九秩魏主自元烈之死有怨言密謀誅太師泰謀泄泰廢魏
主置之雍州立其弟齊王廓去年號稱元年復姓拓跋氏九十九
姓改為單者皆復其舊 三月魏侍中宇文仁恕來聘會齊使者
亦至江陵帝接仁恕不及齊使仁恕歸以告太師泰帝又請據舊
圖定疆境辭頗不遜泰曰古人有言天之所棄誰能興之其蕭繹
之謂乎荆州刺史長孫儉屢陳攻取之策泰徵儉入朝問以經略
復命還鎮密為之備齊中書令魏收撰魏書頗用愛憎為褒貶
每謂人曰何物小子敢與魏收作色舉之則使升天按之則使入

鑑八

四

地既成中書舍人盧潛奏收誣罔一代罪當誅尚書左丞盧斐頓
丘李庶皆言魏史不直收啓齊主云臣既結怨彊宗將為刺客所
殺帝怒於是庶及尚書郎中王松年皆坐謗史鞭二百配甲坊斐
庶死於獄中潛亦坐繫獄然時人終不服謂之穢史北史五月
魏直州樂熾等作亂遷哲為信州刺史擊破之信州先無儲蓄哲
與軍士共采葛根為糧時有異味輒分嘗之軍士感悅屢擊叛蠻
破之群蠻懾服皆送糧餼遣子弟入質由是州境安息軍儲亦贍
以王琳為廣州刺史上以琳部衆彊盛又得衆心故欲遠之琳
與主書李膺厚善私謂膺曰琳小人也蒙官拔擢至此今天下未
定遷琳嶺南如有不虞安得琳力竊揆官意不過疑琳琳分望有
限豈與官爭為帝平何不以琳為雍州刺史鎮武軍琳自放兵作
田為國禦捍族勦膺然其言而弗敢啓 散騎郎庾季才言於
上曰去年八月丙申月犯心中星今月丙戌赤氣干北斗心為天
王丙主楚分臣恐建子之月有大兵入江陵陛下宜留重臣鎮江
陵整旆還都以避其患假令魏虜侵蹙六切止失荆湖在於社

料帝
三策

停講
戒嚴

客星
入翼
軫

魏人
攻城

焚書

十四
方卷

元帝

稷猶得無慮上亦曉天文知楚有災歎曰禍福在天避之何益

帝好玄談九月於龍光殿講老子魏遣柱國常山公于謹中山

公宇文護大將軍楊忠將兵五萬入寇冬十月壬戌發長安長孫

儉問謹曰為蕭繹之計將如何謹曰耀兵漢沔沔水出武都東南入

江如如漢水謂席卷渡江直據丹陽上策也移郭內居民退保子

城峻其陴堞堞城上女垣也以待援軍中策也若難於移動據

守羅郭下策也儉曰揣繹定出何策謹曰下策儉曰何故謹曰蕭

氏保據江南綿歷數紀屬中原多故未遑外略又以我有齊氏之

患必謂力不能分且繹懦而無謀多疑少斷愚民難與慮始皆恋

邑居所以知其用下策也癸亥武寧太守均告魏兵且至帝召公

卿議之侍郎王琛曰臣揣宇文容色必無此理乃復使琛使魏丙

寅于謹至樊鄧梁王言帥眾會之帝停講內外戒嚴王琛報曰吾

至石梵境上帖然帝聞而疑之乃復開講一日百官戎服以聽辛

未帝使主書李膺至建康徵王僧辨為荊州刺史僧辨遣侯瑱帥

程靈洗等為前軍杜僧明帥吳明徹為後軍甲戌帝夜登鳳凰閣

鑑八

五

徙倚歎息曰客星入翼軫今必敗矣嬪御皆泣十一月癸未魏軍

濟漢帝乘馬出城行柵插木為之周圍六十餘里以領軍將軍胡

僧祐都督城東諸軍事丁亥魏兵至柵下帝徵廣州刺史王琳為

湘州刺史使引兵入援庚子夜帝巡城猶口占為詩群臣亦有和者

帝裂帛為書趣王僧辯曰吾忍死待公可以至矣戊申王褒胡僧

祐朱買臣謝荅仁等開門出戰皆敗還時徵兵四方皆未至甲寅

魏人百道攻城城中負戶蒙楯楯射胡僧祐親當矢石晝

夜督戰獎勵將士明行賞罰眾咸致死所向摧殄魏不得前俄而

僧祐中流矢死勦知也內外大駭魏悉眾攻柵反者開西門納

魏師帝與太子王褒謝荅仁朱買臣退保金城時城南雖破而城

北諸將猶苦戰日暝莫定切聞城陷乃散帝入東閣竹殿命舍人

高善寶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將自赴火宮人左右共止之又以

寶劍斫柱令折歎曰文武之道今夜盡矣乃使御史中丞王孝祀

作降文有頃帝去羽儀文物白馬素衣出東門抽劍擊闔曰蕭世

誠一至此乎魏遣長壯胡人手扼其背攔以行逢于謹胡人

不害
求母

帝無元
守國
之術

論讀
書在
得要

魏人
殺帝

盡俘
法物

元帝

牽帝使拜梁王詵使鐵騎擁帝入營囚于烏幔之下幔莫半切帳也甚為
詵所詰辱上去古切切問也中書郎殷不害先於別所督戰城陷失其母
時冰雪交積凍死者填滿溝塹不害行哭於道求其母尸無所不
至見溝中死人輒投下捧視舉體凍濕水漿不入口號泣不輟聲
如是七日乃得之

朱黼曰守國之術有四曰德曰人曰地曰謀全則安三則僅存
二則危一則亡咸無焉則覆敗旋踵元帝欲懲先帝寬假之失
而反肆貪虐不鑒父兄苦空之敝而復崇虛浮既不可以為德
以王琳得罪黜之嶺外以陸法和能用兵羈之郢中其所信任
不過宗慆黃羅漢之流而已是非所謂人也上流無蜀北道無
襄陽與敵國仇宗之地犬牙相入而不肯還軫建業則非所謂
地敵兵在郊而講老子未已自曉星變而不聽庾季才之言多
疑少斷迄出于謹之下策則非所謂謀子然魏坐束手受俘反
歎文武之道盡讀之無益豈不愚哉

鑑八十

六

要者使蕭繹服膺盛之一言亦足保其社稷又何必十萬卷為
讀至是誠不若無書之為愈也嗚呼均是食也有以安身求壽
者有以生疾墜命者夫豈食之罪哉

十二月丙辰徐世譜任約退戎巴陵于謹逼帝使為書召王僧辯帝
不可使者曰王今豈得自由帝曰我既不自由僧辯亦不由我或問
何意焚書帝曰讀書萬卷猶有今日故焚之 辛未帝為魏人所
殺梁王詵遣尚書傅準監刑以玉囊墮之世祖性好書常令左右
讀書晝夜不絕雖熟睡卷猶不釋或差誤及欺之帝輒驚悟作文
章援筆立就常言我韜於文士愧於武夫論者以為得言魏立梁
王詵言為梁主資以荊州之地延袤三百里延長行也表音茂南仍北曰表東西曰廣

取其雍州之地詵居江陵東城魏置防主將兵居西域名曰助防
外亦助詵備禦內實防之以前儀同三司王悅留鎮江陵于謹收
府庫珍寶及宋渾天儀輝戶袞切與混同靈憲序曰昔在先王將
麟是為梁銅畧表大玉徑四尺及諸法物盡俘王公以下及選百
姓男女數萬口為奴婢分賞三軍驅歸長安小弱者皆殺之得免

德毅
勸啓
殺于
謹

僧辯
霸先
奉晉
安王

晉安
即梁
王位

淵明
即帝
位

敬帝

者三百餘家而人馬所踐及凍死者什二三魏師之在江陵也梁
王登將尹德毅說登曰魏之精銳盡萃於此若殿下為設身會請
于謹等為歡預伏武士因而斃之分命諸將掩其營壘大殲群醜
俾無遺類收江陵百姓撫而安之文武群寮隨材銓授魏人攝息
未敢送死王僧辯之徒折簡可致折簡猶言片紙也然後朝服濟
江入踐皇極畧刻之間大功可立願殿下恢弘遠略勿懷匹夫之
行登曰卿此策非不善也然魏人待我厚未可背德若據為卿計
人將不食吾餘既而闔城長幼被虜又失襄陽登乃歎曰恨不用
尹德毅之言本紀王僧辯陳霸先等共奏江州刺史晉安王方
智為太宰承制魏加益州刺史尉遲迴督六州通前十八州自
劍閣以南得承制封拜及黜陟迴明賞罰布威恩綏輯新民經略
未附華夷懷之輯音集爾雅曰輯和也

右元帝在位三年壽年四十七

敬皇帝

諱方智字惠相武帝第九子也封晉安王元帝為魏人所害王

八鑑八十

八七

僧辯陳霸先奉帝為梁王承制于建鄴既而魏人送真陽侯蕭

淵明來主梁嗣僧辯納之陳霸先不欲納淵明既立以方智為

太子

淵明梁宗室先奔魏南史避唐家諱止曰明

紹泰元年九月梁王登即皇帝位於江陵改元大定追尊昭明

太子為昭明皇帝廟號高宗立子歸為皇太子歸區韋切又苦賞刑

制度並同王者唯上疏於魏則稱臣奉其正朔正月明旦為正本音政避秦始皇諱

平改從至於官爵其下亦依梁氏之舊其勳級則兼用柱國等名

二月晉安王至自尋陽即梁王位時年十三以太尉王僧辯為都

督中外諸軍事加陳霸先征西大將軍齊主與王僧辯書以為

嗣主冲藐未甚負荷真陽侯以年以望堪保金陵故置為梁主納

於彼國卿宜部分舟艦迎接真陽侯淵明艦力胡切角各說文艦也亦與僧

辯書求迎五月僧辯遣使奉啓於淵明定君臣之禮庚子遣龍舟

法駕迎之癸卯淵明入建康丙午即皇帝位改元天成以晉安王為

皇太子王僧辯為大司馬陳霸先為侍中八月齊主自晉陽還

鄴以佛道二教不同欲去其一集二家學者論難於前遂敕道士

皆剃髮為沙門剃他詞切說有不從者殺四人乃奉命於是齊境

皆無道士本紀初王僧辯與陳霸先共滅侯景情好甚篤僧

辯居石頭城霸先在京口僧辯推心待之及僧辯納貞陽侯淵明

霸先遣使苦爭之往返數四僧辯不從霸先竊歎謂所親曰武帝

子孫甚多唯孝元能復讎雪耻其子何罪而忽廢之吾與王公並

處託孤之地而王公一旦改圖外依戎狄援立非次其志欲何所

為乎會有告齊師大舉至壽春將入寇者霸先因是舉兵襲僧辯

知其謀者唯安都等四將外人皆以為徵兵禦齊不之怪也九月

安都霸先至石頭城北棄舟登岸安都被甲帶長刀投於女垣內

眾隨而入進及僧辯臥室霸先遣兵亦自南門入僧辯方視事霸

先執之是夜縊殺之丙午貞陽侯淵明遜位出就邸百僚上晉安

王表勸進十月晉安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以貞陽侯淵明為司

徒陳紀及本傳初晉安民陳羽世為閩中豪姓閩武中切郡其子

寶真雁多權詐郡中畏服侯景之亂晉安太守侯雲以郡讓羽羽老

但治郡事今寶真與兵時東境荒饑而晉安獨豐其寶真應數自海道

出寇抄臨安永嘉會稽或載米粟與之貿易上莫候切由是能致

富彊侯景平世祖因以羽為晉安太守及陳霸先輔政羽求傳郡

於寶真應霸先許之是歲魏宇文泰諷淮安王育上表請如古制

降爵為公於是宗室諸王皆降為公突厥木杆可汗擊柔然主

鄧叔子滅之叔子收其餘燼奔魏燼徐刃切木杆西破厭達並

涉切下音坦東走契丹北并契骨威服塞外諸國其地東自遼

海西至西海長萬里南自沙漠莫各切沙以北五六千里比日屬焉

初魏太師泰以漢魏官繁命蘇綽及尚書令盧辯依周禮更定

六官

太平元年正月魏初建六官以宇文泰為太師大冢宰柱國李

弼為太傅大司徒趙貴為太保大宗伯獨孤信為大司馬于謹為

大司寇侯莫陳崇為大司空自餘百官皆倣周禮三月詔雜用

古今錢齊遣儀同三司蕭軌庫狄伏連等與任約徐嗣徽合兵

十萬入寇出柵口向梁山陳霸先遣沈泰侯安都禦之癸卯齊兵

自方山進及倪塘地名游騎至臺建康張駭帝總禁兵

敬帝

入寇

魏傲
周禮

宗室
為公

霸先
殺僧
辯
晉安
王即
帝位

鑑八十

八

勸先
康

齊師
大潰

顯祖
有始
無終

李集
直諫

敬帝

出頓長樂寺內外纂嚴六月齊兵潛出鍾山霸先與眾軍分頓樂
 遊苑東及覆舟山北斷其衝要齊軍至玄武湖眾軍自覆舟東移
 頓壇北與齊人相對連日大雨平地水丈餘齊軍晝夜坐立泥中
 足拍皆爛懸鬲以饗鬲即擊切鼎鬲而臺中及朝溝北路燥梁軍
 每得番易時四方壅隔糧運不至建康戶口流散徵求無所甲寅
 少齊霸先將戰調市人得麥飯分給軍士士皆飢疲會陳禧饋米
 三千斛鴨千頭霸先命炊米煮鴨人人以荷葉裹飯焜以鴨肉
 數鬻乙卯未明蓐食霸先帥麾下出莫府山安都謂其部將蕭摩
 訶曰卿驍勇有名千聞不如一見摩訶對曰今日令公見之及戰
 安都隊焉齊人圍之摩訶單騎大呼直衝齊軍齊軍披靡安都乃
 免霸先與吳明徹沈泰等眾軍首尾齊舉縱兵大戰安都自白下
 引兵橫出其後齊師大潰斬獲數千人相蹂藉而死者蹂也勸也
 輒輒也不可勝計生擒徐嗣徽追奔至于臨沂臨沂也其江
 乘攝山鍾山等諸軍相次克捷虜蕭軌等將帥凡四十六人其軍
 士得窟至江者縛荻筏址亭歷切下房以濟中江而溺流尸至

鑑八

九

一

京口翳水彌岸齊顯祖之初立也留思政術務存簡靖坦於任
 使人得盡力又能以法御下或有違犯不容勳戚內外莫不肅然
 至於軍國機策獨決懷抱每臨行陳下胡剛切親當矢石所向有
 功數年之後漸以功業自矜遂嗜酒淫泆肆行狂暴或身自歌舞
 盡日通宵或散髮胡服雜衣錦綵或袒露形躄塗傅粉黛待臆切
 嘗於道上問婦人曰天子何如曰顯顯癡癡何成天子帝殺之又
 嘗於衆中召都督韓哲無罪斬之作大鑊長鋸剉碓之屬陳之於
 庭每醉輒手殺人以為戲樂所殺者多令支解或焚之於火或投
 之於水楊愔乃簡鄴下死囚置之仗內謂之供御囚帝欲殺人輒
 執以應命三月不殺則宥之開府參軍裴謂之上書極諫帝謂楊
 愔曰此愚人何敢如是對曰彼欲陛下殺之以成名於後世耳帝
 曰小人我且不殺爾焉得名帝與左右飲曰樂哉都督王紘曰有
 大樂亦有大苦帝曰何謂也對曰長夜之飲不寤國亡身隕所謂
 大苦帝縛紘欲斬之思其有救世宗之功乃捨之典御承李集面
 諫比帝於桀紘帝令縛置流中沈沒久之復令引出謂曰吾何如

楊愔
政清

宇文
泰卒

論操
與泰
驩同

封覺
周公
魏帝
禪位
于周



桀紂集曰向來彌不及矣帝又令沈之引出更問如此數四集對
如初帝大笑曰天下有如此疑人方知龍逢比干未是俊物遂釋
之頃之又被引入見似有所諫帝令將出要斬其或斬或赦莫能
測焉內外懔懔七感各懷怨毒而素能默識彊記加以嚴斷群下
戰慄不敢為非又能委政楊愔愔搃攝機衡百度修教故時人皆
言主昏於上政清於下愔風表鑒裁為朝野所重少歷屯阨及得
志有一餐之惠者諡辭補必重報之雖先嘗欲殺已者亦不
問典選二十餘年以獎拔賢才為已任性復彊記一見皆不忘其
姓名 十月魏安定公宇文泰病召中山公護謂曰吾諸子皆幼
外寇方彊天下之事屬之於汝宜努力以成吾志務護勉乙亥
卒泰能駕御英豪得其力用性好質素不尚虛飾明達政事崇儒
好古凡所施設皆依倣三代而為之丙子世子覺嗣為太師大冢
宰出鎮同州時年十五護綱紀內外撫循文武人心遂安

朱黼曰操相漢而不繼之泰歡相魏而覺與洋繼之不取之終
身而留之以俟其子譬攫金於几而不之收頤指家人之持去
剥棗於地而不之食旁睨弟姪之俯拾且欲以廉讓自居天下
其可名欺乎

盡八

上

十一月齊主詔以魏末豪傑糾合鄉部因緣請託各立州郡離太
令小公私煩費丁口減於疇日守令倍於昔時且要荒向化舊多
浮偽百室之邑遷立州民三戶之民空張郡目循名督實事歸焉
有於是併省三州一百五十三郡五百八十九縣三鎮二十六戍
十二月魏以岐陽之地收魏移切本元魏泰平封世子覺為周公
魏宇文護以周公幼弱欲早使正位以定人心庚子以魏恭帝詔
禪位于周使太宗伯趙貴持節奉冊濟北公迪致皇帝璽綬恭帝
出居大司馬府周齊紀魏祚終 十六主共一百七十一年魏兩城
百光曰後魏之先世居朔野有國久矣道武乘燕氏之衰悉舉
引弓之衆以馮陵中夏馬首所嚮無不望風奔潰南取并州東
舉幽冀兵不留行而數千里之地定矣繼以明元太武兼有青
兗包荆豫摧赫連開關中梟馮洪吞遼碣虜沮渠并河右高車
大臣蠕蠕遠遁自河以北逾于大漠悉為其有子孫帝者百有

左社
之盛
未有

餘年左社之盛未之有也及孝文嗣世乃貶戎狄之俗修帝王之政崇儒雅興禮樂其風聲文采蔚然可觀矣宣武懦弱不克負荷寵信讒諛賊虐親賢元氏之業法於茲始衰重之以孝明冲幼胡后淫恣辟女倖為朝政出多門賞罰无章紀綱乃壞守令貪殘黎民愁怨盜賊蜂起日滋月益上之人曾無悔心而内自睽離以招外盜於是尔朱榮乘之而起興晉陽之甲直至伊洛后主沈於回淵公卿百官血濡馬足雖孝昭勇決手刃賊臣而枝黨四集禍不旋踵孝武惡高歡之逼遁逃入閔遭宇文泰之禍不能自脫東西分裂相繼皆云嗚呼人主當國家全盛之時宴安怠惰以失其威福之柄及民心已去禍亂已成雖有明斷之才猶不能救况庸君乎

臣光曰武帝當齊之季任居方面危不自安乘時奮起以除昏主而成大業及享國日久普通大通之際遭魏氏衰微王公牧守襁屬而歸之戎車北征至于洛汭觀其勤身克已好尚文雅拊循士大夫亦可謂恭儉寬惠之君矣然以万乘之主為桑

卷八十一

十一

論梁
武帝
興廢

門之行屈身傾國以奉浮圖恩勝於威紀綱不立信佞臣之謀貪負河南之地棄與國寵叛人遂使臺城覆溺老而餒死江淮以南鞠為荆棘其智未足稱也夫德未能及而享其大利聖人禍之譬如悅盜賊之財而延之入室財不得而喪其所有必矣夫其子孫各擁強兵列居重鎮不救君父之危而窺間乘便相屠滅元帝於兄弟之中殘忍尤甚是以雖窮兇渠而克復故業旋踵之間身為俘馘豈特人心之不與哉亦天地之所誅也

南史論曰簡文粵自支庶入居明兩經國之筭其道弗闡官躅所傳且交朝野雖主虛器何救危亡元帝居形勝之地啓中興之業既雪讎耻且應天人而内積猜忍外崇矯飾竟而雍州引寇釁起河東之戮益部親尋事起邵陵之寤不義不昵若斯之甚而復謀無經遠心勞志大近捨宗國遠迫強隣外弛藩籬内崇講肄卒至戕隕悲夫歷觀書契以來盖亦廢興代有未見三葉溝馭頓若蕭家之酷也敬皇以此冲年當斯頽運將不高揖其可得乎

右敬帝在位二年壽年十六梁四主合五十五年

敬帝

起壬午

考異曰

元帝承聖元年三月侯子鑒以鵠舫千艘載戰士典略作烏鵠舫千艘今從梁書

己丑僧辯等上表勸進梁帝紀戊子王以賊平告明堂太社己丑僧辯等奉表按表文云衆軍以戊子總集建康豈是日告捷即能達江陵乎蓋僧辯等以己丑日發表勸進耳

四月溧陽公主亦預食焉典略云復烹溧陽公主今從南史

三年正月宇文泰廢魏王立齊王廓國典云三月廢帝四月立恭帝北史皆在正月今從之

十一月甲寅魏人百道攻城梁紀作辛卯誤也今從典略

帝焚圖書十四萬卷隋經籍志云焚七萬卷南史云十餘萬卷按周僧辯所送建康書已八萬卷并江陵舊書豈止七萬卷乎今從典略

胡人牽帝使拜于謹典略云謹撫梁主令西至龍泉廟出武陵河東二王子孫於獄列於沙州鎮械嚴酷瘡痍腐爛引梁主使視

之謂曰此皆骨肉忍虐如此何以為君上無以應按武陵諸子先已餓死河東子孫亦應不存今不取

十二月于謹選百姓男女數萬口為奴婢典略作五十萬今從梁紀南史

敬帝紹泰元年正月梁王詵即帝位周書晉傳云詵在位八載保定二年薨然則晉雖以甲戌年為魏所立乙亥年乃即位改元也

九月丙午淵明遜位梁書九月丙午帝即皇帝位十月己巳大赦改元按長曆丙午九月二十九日己巳十月二十二日豈有即位二十四日始改元大赦乎蓋丙午復梁王位十月乃即位耳典略丁未廢貞陽侯出就邸今並從陳書

